

楊守敬赴日蒐書的流動軌跡 ——以國家圖書館所藏為對象

許媛婷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提 要

以往針對臺灣所藏晚清藏書家楊守敬圖書研究，除了全面論述其藏書貢獻之外，大多集中探討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楊氏藏書，罕見論及其他圖書館原楊氏舊藏情況。早年雖有學者研究國家圖書館所藏楊氏藏書約 20 部，然經筆者重新爬梳後，發現其藏書至少有 47 部，若扣除楊氏個人著述、觀款書籍以及原書現未入藏者之外，其中 36 部曾入楊氏篋中，而約 86% 的比例，即 31 部俱自東瀛訪得。由於楊守敬生前即將這批圖書先行售予其他藏書家，其後又歷經不同藏書家遞藏，最終入藏國家圖書館。本文透過全面性爬梳國家圖書館原楊氏舊藏情況，繼而追索這批圖書在入藏國家圖書館之前的流傳脈絡，甚至發現楊氏有「一書多抄」的情況，均是以往較少關注的課題。

關鍵詞：楊守敬、國家圖書館、日本訪書、遞藏源流、晚清藏書家

一、前言

中日書籍流通史的研究領域之中，晚清藏書家楊守敬（1839-1915）可說是一位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關鍵性人物。主要原因，與楊守敬於清光緒六年至十年（日本明治十三年至十七年，1880-1884）擔任前後二任駐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黎庶昌（1837-1897）先生的隨員，從日本蒐購并攜回大量珍貴漢籍有關。在這批攜回的漢籍之中，不少書籍版本早已在中土失傳，卻在黎庶昌、楊守敬等人蒐訪之下，進而纂輯刊行《古逸叢書》後，進一步帶動晚清古文字學家、金石學家，或藏書家們對該書籍版本及內容進行討論及研究熱潮。¹

然而，楊守敬當年究竟從東瀛蒐回多少數量的漢籍，及這批藏書目前存藏散佚的情況，在經歷近半世紀研究後，迄今仍是個難解的謎團。今日雖可透過文獻追索及書目整理，得知楊守敬大部分藏書主要歸屬於三大典藏單位，分別為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及部分藏書由楊氏後人捐贈給武漢的湖北省圖書館。然而，追溯至民國四年（1915）楊守敬逝世這年，其藏書多半由後人售予袁世凱（1859-1916）的北洋政府；其後在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1855-1939）任內，於民國八年（1919）將楊氏藏書一分為二，其一撥交給北海的松坡圖書館（今入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另一部分初移至中南海的集靈囿，繼而交予故宮博物院圖書館。²嗣于抗戰期間隨文物南遷，文物抵臺後，初至臺中北溝暫放，終入國立故

1 此處試舉一例，算是影響古文字學界較大的例子。楊守敬在駐日公使黎庶昌的支持及協助下，向日人柏木探古（1841-1898）借得家藏南朝梁顧野王（518-581）《玉篇》殘卷（原第十八卷後半，自放部至方部）的唐人寫本，以及柏木探古影鈔自原藏於日本京都的高山寺、東大寺、崇蘭館、佐佐木宗四郎家收藏的《玉篇》唐人寫本（殘卷三）。黎庶昌、楊守敬將訪來的原本《玉篇》殘卷以西洋影照法刻入《古逸叢書》。其後，又得到日本印刷局長得能良介（1825-1883）幫助，從京都高山寺借得系部前半卷，據此重新鐫刻，以成完整四卷。然在發現並覆刻顧野王《玉篇》殘卷之前，明、清時期藏書家只見過宋代陳彭年（961-1017）等人奉敕編纂《大廣益會玉篇》，並將其視為最早版本，卻未見到更早以前的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原本，以及唐代孫強的增字本。再者，《玉篇》殘卷被楊氏等人發現之後，凡研究《玉篇》的文字學者，將顧野王《玉篇》殘卷稱為「原本《玉篇》」，有別於稱為「今本《玉篇》」的宋代陳彭年《大廣益會玉篇》。民國四年（1915），古文字學家羅振玉（1866-1940）東遊日本時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庫得見此《玉篇》卷子本，並將其以珂羅版影印回國，引發並帶動晚清古文字學界的研究熱潮。詳見羅振玉，《羅本玉篇殘卷》，轉引自常耀華，〈《玉篇》版本源流考述〉，《平頂山師專學報》，1994年1期，頁90-92。此外，中、臺、日學者對此的相關討論，還可見岡井慎吾，〈玉篇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33）；胡吉宣，〈唐寫原本《玉篇》之研究〉，《文獻》，1982年11期，頁179-186；胡旭民、李偉國，〈原本《玉篇》的發現與傳抄時代〉，《辭書研究》，1984年6期，頁129-135；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蘇芑，〈原本《玉篇》殘卷國內影印本述評〉，《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年4期，頁51-54。可知楊氏發現此部《玉篇》殘卷為顧野王原本的可信度，不但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在不同領域學界間更引起廣泛討論與研究，其貢獻不可謂不大。

2 詳見何澄一，《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1932）。

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除了上述三大典藏單位，尚有少數藏書零散分布在臺北的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以及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的海上博物館、上海圖書館、武漢的湖北省博物館等地。

由於楊氏藏書分散各地，蒐羅及整理十分不易，就連保留楊氏珍貴手稿本的湖北省博物館，副館長萬同文先生也都不免發出這般感慨：「楊氏藏書歷經戰亂及各種原因散失變化的情況也很複雜，因此要全面瞭解楊氏藏書的全貌，殊為難事。」³

即使如此，學者們在追索楊守敬藏書流向，仍是不遺餘力。最早針對入藏於國家圖書館的楊守敬藏書數量進行統計者，乃臺灣大學的趙飛鵬教授。根據趙教授《觀海堂藏書研究》指出「從現行的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可看出，標明有楊守敬題記的，有二十部。經筆者覆查，其中只有楊氏藏書印記，而無他家印記者，有古寫本周易等八部，其餘十二部皆有他家印記。」⁴除了依照當年《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統計之外，趙教授又按《適園藏書志》等藏書目錄得出若干部的楊氏藏書，部分圖書正好與前述 20 部圖書鈐印契合，足以印證當年中央圖書館楊氏藏書亦曾為張鈞衡（1872-1927）等藏書家們入藏。由於早年書籍資訊蒐訪不易，能夠得出 20 部的查訪結果，已是難得的學術貢獻。然受惠於時代進步及資訊發達，多年之後，筆者因研究工作所需，深入搜尋國家圖書館所藏原楊氏藏書，意外發現楊氏藏書數量可能比趙教授當年訪查結果更多，因而引發本文進一步的追索動機。

根據筆者查找，國家圖書館原楊守敬藏書數量約 47 部 493 冊（包含卷軸），⁵扣除楊守敬著述、觀款書籍以及原書現未入藏者外，原入藏楊氏篋中有 36 部 306 冊圖書，其中赴日所得的漢籍合計 31 部 273 冊。趙教授早年因受限於資訊不完整，無法全面性爬梳國家圖書所藏楊氏圖書；故而，本文冀能在過往的學術基礎上，進一步補充整理，並透過蛛絲馬跡追索及分析楊氏在生前即將藏書售出的可能原因。

3 萬同文，〈《鄰蘇園藏書目錄》前言〉，收入湖北省博物館編，《鄰蘇園藏書目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頁 1。

4 詳見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頁 80-85。

5 此統計來自於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資料庫」，網址為：<http://rbook2.ncl.edu.tw/>（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8 日），其查詢結果原有 65 筆，扣除重覆登錄者，合計約 35 部。另外，又根據《國家圖書善本書志初稿》（經部、史部、子部及集部）補充 12 部，總計 47 部。清單詳見正文「國家圖書館所藏與楊守敬相關之舊籍圖書表」所列。

二、國家圖書館現藏楊氏舊藏圖書概況

根據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及「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資料庫」網站的搜尋成果，筆者得出國家圖書館與楊氏有關的舊藏圖書約計 47 部 493 冊（包含卷軸）。在這 47 部之中，其中 6 部 167 冊為楊氏本人著作，包含《水經注疏》、《望堂金石初集二集》、《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留真譜初編》等，這幾部圖書由於出自楊氏撰述，嚴格來說並非本文欲討論具有流動軌跡的「藏書」，更非楊氏赴日期間所蒐，與本文研究範疇較不相涉，暫略而不論。

其次，國家圖書館將其列為館藏的 3 部 8 冊圖書，包括南宋刊本《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明天順八年（1464）刊本《新刊婦人良方補遺大全》與明嘉靖間（1522-1566）刊本《山海經》。此 3 部書因係當年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而今國家圖書館僅存微捲，原書早已入藏國立故宮博物院，亦不在本文討論國家圖書館的藏書範圍，故不予計算。

最末，有 2 部 12 冊圖書上雖有楊氏觀款及鈐印，但書籍本身並非楊氏收藏，而是其他藏書家之藏書。此 2 部係為南宋末年建刊本《新編婚禮備用月老新書》，以及明烏絲欄鈔本《張說之文集》。若是追溯《新編婚禮備用月老新書》（圖 1）遞藏源流，初為清著名私人藏書家季振宜（1630-?）所有，書箋下題「宋槧本季滄葦藏／癸亥春日（康熙二十二年，1683）敷祖齋收」；至清中葉，為大興劉寬夫、劉銓福父子入藏，⁶ 其後為劉寬夫女婿黃彭年（字子壽，1824-1890）所得，並於清同治八年（1869）題記此事。再者，又為浙江密韻樓的蔣汝藻（1877-1954）、蔣祖詒（1902-1973）父子所收，最末接續者為張鈞衡（1872-1927）的三孫張珩（1915-1963）韞輝齋入藏，終入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

此部《新編婚禮備用月老新書》書中有光緒十二年（丙戌，1886）楊守敬觀

6 有關（清）大興劉寬夫、劉銓福父子，根據《藏書紀事詩》：「寬夫先生名位坦，子重名銓福，大興人。藏書極富，貴筑黃子壽師其女夫也。余客歲館，子壽師次君再同前輩京邸見宋刊《婚禮備要月老新書》、紫雲（按：宋郭守正）《增修校正禮部韻略》，均先生舊藏。《月老新書》尤為奇秘。」見（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江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卷 6，頁 42。又據周汝昌，《紅樓夢新證》，〈附錄篇·劉銓福考〉：「劉銓福，字子重，別號白雲吟客，大興人。多藏書籍文物，能詩畫，官做到刑部郎中，可能生於嘉慶末，而卒於光緒中葉。祖父炯，成都知府，父位坦，字寬夫，以御史出守辰州府。能畫，善篆，好收藏古董。……劉位坦至少有四女……四名尹玉，字季瑜，嫁貴筑黃彭年子壽。」見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858-859。

款、⁷十五年（1889）正月葉昌熾（1849-1917）觀款，⁸同年八月則有江標（1860-1899）、瞿鴻禨（1850-1918）、杜慶元等人同觀款，⁹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又有葉德輝（1864-1927）所留觀款。¹⁰該書歷經多次的轉手遞藏，以及眾多藏書家得幸觀看并題記，可見其珍貴可觀，不在話下。楊守敬雖於書上留下觀款及印記，惜卻無緣入藏。

另外，明烏絲欄鈔本《張說之文集》，原藏者可能為明中葉著名私人藏書家毛辰（1640-?），其後為清藏書家黃丕烈（1763-1825）自書肆購得，又歷汪士鐘（1786-?）、于昌進（生卒年不詳，活動於道咸年間，山東文登人）、張乃熊（1890-1945）等人收藏。此書經楊守敬過眼，書中留下楊氏觀款，署「光緒十二年（1886）十二月望日宜都楊守敬觀」，下鈐「楊守敬印」白方。¹¹故此2部12冊，不列入楊守敬藏書，亦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根據上述合計扣除11部187冊本文不予討論的圖書之後，最終的統計結果為36部306冊（含卷軸）的楊氏舊藏圖書（詳見表一）。

表一：國家圖書館所藏楊守敬舊藏圖書表（按四部類目順序排列）¹²

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	版本項	統一編號	備註
1	經部一易類一 傳說之屬	周易六卷 3冊	影鈔日本藏古寫本	101.2.00005	赴日所得／影鈔本

7 《新編婚禮備用月老新書》書前扉葉有「光緒丙戌（十二年，1886）四月，宜都楊守敬觀」等字，下鈐「楊守敬印」白方，目錄葉上另有「鄰蘇老人」白方鈐印。

8 另，書前扉葉有「己丑（十五年，1889）正月初十日長洲葉昌熾觀，並作七古一首，錄於別紙。」次行又「再同編修仍屬錄於後幅，翌日鞠常又記。」其下分鈐「頌魯眼福」白方及「頌魯」朱方印。

9 書前扉葉有清光緒十五年（1889）江標篆體手跋，上記「光緒十五年（1889）八月初三日，貴筑黃國瑾以女許海豐吳重熹子邠，福山王齡榮以兄女許國瑾之侄信成；為之媒者，武進費念慈、元和江標。是日，貴筑出此書，與善化瞿鴻禨、清鎮杜慶元同觀。標記」

10 書前扉葉有（清）葉德輝「光緒乙未（二十一年，1895）冬十一月黃本甫孝廉厚成出家藏宋本書見示，得觀此書。長沙葉德輝記。」以上參考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網址為：<http://rbook2.ncl.edu.tw>（檢索日期：2015年11月20日）。另可見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編，《1940-1941 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臺北：國家圖書館，2013），頁144-145。

11 書中卷六末有毛辰以朱筆鈔補一葉，並題識語。卷七末則有楊守敬墨筆觀款及鈐印。全書有黃丕烈朱校并手書題記。書中藏印有「于氏小謨觴館」朱長印、「于昌進鑑賞」白長印、「汪士鐘藏」白長印、「雲間姚氏」朱方、「胥浦藏書」白方、「蓮圃收藏」朱長印。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I》（臺北：國家圖書館，1999），頁55-56。

12 以下表格所錄，包括四部類目、書名、卷次、版本項、編號均依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資料所示，備註欄則為筆者整理結果。

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	版本項	統一編號	備註
2	經部一書類一 傳說之屬	古文尚書十 三卷 4冊	影鈔日本藏古寫本	102.2.00156	赴日所得／影鈔本
3	經部一詩類一 傳說之屬	毛詩二十卷 10冊	清光緒壬辰（十八年， 1892）宜都楊氏傳鈔日本 古寫本	103.2.00232	赴日所得／影鈔本
4	經部一禮類一 禮記之屬	禮記二十卷 10冊	影寫日本古鈔本	104.32.00412	赴日所得／影鈔本
5	經部一春秋一 左傳之屬	春秋經傳集 解三十卷 30冊	清光緒壬午（八年， 1882）宜都楊氏影鈔日本 金澤文庫藏古卷子本	106.12.00592	赴日所得／影鈔本
6	經部一春秋一 左傳之屬	春秋經傳集 解三十卷 15冊	日本安政三年（1856）覆 宋刊本	106.12.00595	赴日所得 ¹³ ／刊本
7	經部一春秋類 一左傳之屬	春秋經傳集 解三十卷 15冊	元覆南宋劉叔剛刊明正德 六年（1511）修補本	106.12.00599	非赴日所得／刊本
8	經部一小學類 一字書之屬	新撰字鏡十 二卷 12冊	清光緒壬午（八年， 1882）宜都楊氏影寫日本 天治元年（1124）鈔本	110.2.01061	赴日所得／影鈔本
9	經部一小學類 一字書之屬	篆隸萬象名 義三十卷 6冊	影寫日本永久二年 （1114）鈔本	110.2.01062	赴日所得／影鈔本
10	史部一紀傳類 一斷代之屬一 五代	篆隸萬象名 義三十卷 6冊	南宋初刊宋修本	201.243.01561	赴日所得／刊本
11	史部一紀傳類 一總義之屬	諸史夷語解 義二卷 1冊	日本烏絲欄鈔本	201.8 01691	赴日所得／鈔本
12	史部一金石類	金薤琳琅二 十卷 8冊	舊鈔本	215.05104	赴日所得／鈔本
13	子部一醫家 類一醫經之屬	金薤琳琅二 十卷 8冊	明嘉靖庚戌（二十九年， 1550）武陵顧從德覆宋刊 本	304.1.05862	非赴日所得／刊本

13 本書上雖無楊守敬藏印，僅有日人「益田藏」朱長、「益田之印」朱方。然書上〈春秋經傳集解序〉天頭有朱筆題「光緒九年（1883）冬借日本秘閣古鈔本校。原本每行十二字，寬八分半，高截尺六寸一分強，每紙十六行，注夾行寫。」見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全文影像所示，以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臺北：國家圖書館，1996），頁159。據《中國訪書志》云：「卷初書眉上楊守敬的『光緒九年（1883）冬借日本秘閣古鈔本校。原本每行十二字，寬八分半，高截尺六寸一分強，每紙十六行，注夾行寫。』朱筆識語。」見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東京：汲古書院，1983），頁174。故將本書亦歸入楊氏藏書計算。

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	版本項	統一編號	備註
14	子部－醫家類 －醫經之屬	黃帝內經太 素存二十三 卷 24冊	日本影鈔古寫本	304.1.05880	赴日所得／影鈔本
15	子部－醫家類 －醫經之屬	傷寒論十卷 4冊	日本鈔本	304.1.05895	赴日所得／鈔本
16	子部－醫家類 －醫經之屬	新刊補註銅 人腧穴鍼灸 圖經五卷 5冊	元刊本	304.1.05917	赴日所得 ¹⁴ ／刊本
17	子部－醫家類 －療法之屬	許學士類證 普濟本事方 後集十卷 1冊	日本影鈔宋建安余唐卿刊 本	304.4.06161	赴日所得／影鈔本
18	子部－醫家類 －本草之屬	本草衍義二 十卷 5冊	元覆刊宋宣和元年 (1119)本	304.5.06211	赴日所得／刊本
19	子部－醫家類 －本草之屬	經史證類大 觀本草三十 一卷 22冊	元大德壬寅(六年, 1302)宗文書院刊本	304.5.06212	赴日所得／刊本
20	子部－雜家類	呂氏春秋二 十六卷 8冊	明弘治十一年(1498)河 南巡撫李瀚覆刊元嘉興路 儒學本	308.06945	赴日所得／刊本
21	子部－雜家類	齊東野語二 十卷 5冊	日本鈔本	308.07351	赴日所得／鈔本
22	子部－雜家類	草木子四卷 4冊	日本寬文九年(清康熙八 年,1669)刊本	308.07371	赴日所得／刊本
23	子部－類書類	草木子四卷 4冊	南宋建刊本	309.07799	赴日所得／刊本
24	子部－釋家類 －經之屬	佛說最上秘 密那拏天經 二卷 2卷	日本古寫卷子本	313.108766	赴日所得／寫本
25	子部－釋家類 －律之屬	根本說一切 有部毗奈耶 頌存一卷 1卷	日本古寫卷子本	313.2.08776	赴日所得／寫本

14 《新刊補註銅人腧穴鍼灸圖經》五卷，書中鈐有楊守敬「飛青閣藏書印」白方及「楊守敬印」白方，且文中有日本室町時代(1336-1573)朱墨訓點及注文，當為楊氏自日本購得。《中國訪書志》云是書係楊守敬自日本購得。見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132-133。另見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該書附註項下有詳細考證。

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	版本項	統一編號	備註
26	子部－釋家類 －諸宗之屬	五燈會元 二十卷 20冊	宋寶祐元年(1253)刊本	311.5.08960	赴日所得／刊本
27	子部－釋家類 －音義雜文之 屬	淨土三部經 音義集四卷 3冊	日本鈔本	311.7.09025	赴日所得／影鈔本
28	子部－釋家類 －印度撰述之 屬	金剛樓閣一 切瑜伽瑜祇 經存一卷 1卷	日本建久五年(1194)寫 卷子本	313.4.08803	赴日所得／寫本
29	子部－釋家類 －東土撰述之 屬	□(使)者 眷屬一卷 1卷	日本建久六年(1195)寫 卷子本	313.5.08871	赴日所得／寫本
30	集部－別集 類－宋遼金元 之屬	山谷詩集注 二十卷，首 目一卷 10冊	明朝鮮覆刊宋紹定壬辰 (五年，1232)延平本 (版本項應作：朝鮮成宗 十三年(明成化十八年， 1482)星州刊本)	402.52.10268	赴日所得／刊本
31	集部－別集類 －宋遼金元之 屬	山谷詩集註 二十卷，首 目一卷 11冊	日本古活字本	402.52.10272	赴日所得／活字本
32	集部－別集類 －宋遼金元之 屬－南宋	真山民詩集 一卷 1冊	日本文化九年(1812)刊 本	402.53.10759	赴日所得 ¹⁵ ／刊本
33	集部－別集類 －明之屬	補抄宋學士 集不分卷 6冊	清康熙間(1662-1722) 鈔本	402.6.15545	非赴日所得／鈔本
34	集部－總集類 －氏族之屬	重廣眉山三 蘇先生文集 存三卷 1冊	宋紹興末饒州董氏集古堂 刊本	403.4.14488	非赴日所得／刊本
35	集部－總集類 －氏族之屬	三蘇論策選 粹八卷 8冊	日本鈔本	403.4.14506	赴日所得／鈔本
36	集部－函牘類 －別集之屬	謀野集十卷 10冊	傳鈔明江陰郁氏玉樹堂刊 本	404.1.15575	非赴日所得／鈔本

15 書中鈐有「鳴鶴清玩」朱方、「楊守敬印」白方、「鄰蘇老人」朱方、「澤存書庫」朱方。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I》，頁460。

表二：國家圖書館所藏楊守敬著述、觀款及未入藏圖書表（按四部類目順序排列）

序號	四部類目	書名	版本項	統一編號	備註
①	史部—地理類 —山水之屬	水經注疏 四十卷 41冊	著者手定底稿本	210.531.03970	作者著作
②	史部—輿圖類 —總志之屬	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不分卷 34冊	清宣統元年（1909）宜都楊氏刊朱墨套印本	211.71.16195 （普0566/16195）	作者著作
③	史部—輿圖類 —總志之屬	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不分卷 34冊	清光緒丙午（三十二年，1906）至宣統二年（1910）宜都楊氏觀海堂朱墨套印本	211.71.16195 （普0566/16195）	作者著作
④	史部—輿圖類 —總志之屬	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不分卷 34冊	清光緒丙午（三十二年，1906）至宣統二年（1910）宜都楊氏觀海堂朱墨套印本	7473/24528	作者著作
⑤	史部—金石類 —通論之屬	望堂金石初集、二集不分卷 12冊	清同治至宣統間宜都楊氏飛青閣刊本	215.1.16463 （普0828/16463）	作者著作
⑥	史部—書目類 —刊刻之屬	留真譜初編十二卷 12冊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宜都楊氏刊本	普0796/16431	作者著作
⑦	子部—類書類	留真譜初編十二卷 12冊	南宋末年建刊本	309.07929	清光緒丙戌（十二年，1886）四月宜都楊守敬觀款書籍
⑧	子部—小說家類 —筆記之屬	山海經十八卷 3冊	明嘉靖間（1522-1566）長洲黃省曾刊本	08473	僅有微捲，原書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故不列入討論
⑨	子部—醫家類 —療法之屬	新刊婦人良方補遺大全存十六卷 3冊	明天順八年（1464）刊本	06162	僅有微捲，原書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故不列入討論
⑩	子部—釋家類 —彙編之屬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二卷 2冊	南宋刊思溪藏經本	09009	僅有微捲，原書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故不列入討論
⑪	集部—別集類 —隋唐五代之屬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 4冊	明烏絲欄鈔本	402.42.09480	清光緒十二年（1894）楊守敬觀款書籍

表一的 36 部 306 冊楊氏舊藏之中，自日本訪得有 31 部 273 冊，非赴日所得的僅有 5 部 33 冊。此 5 部分別為元刊本《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¹⁶ 明嘉靖二十九年覆宋刊本《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¹⁷ 清康熙間抄本《補抄宋學士集》、¹⁸ 宋刊本《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¹⁹ 以及傳鈔明江陰郝氏玉樹堂刊本《謀野集》。²⁰

其他源自赴日所得的刊本、寫本、和刻本，或是影鈔、傳鈔本等，合計 31 部，按比例計算約有 86%。此 31 部圖書，若依四部類目，經部有 8 部 90 冊，史部

-
- 16 本書無日人手校或鈐印，亦無楊氏「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朱方，除了楊氏個人「楊守敬印」鈐印外，另有多位晚清藏書家莫友芝（1811-1871）、徐復菴、張鈞衡、張乃熊鈐印，其他像是書中雖有楊氏手跋，然未提及訪自日本等語，亦未見錄於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冊 8。題跋內容為「十行本左傳註疏，存第一至十六，又自二十二至三十六卷。世傳十行本注疏，多明正德間（1506-1521）補刊，故凡補者即多訛字，此雖殘缺之本，然除序文兩葉是重刊，餘俱原槧，可貴也。守敬記。」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頁 161。
- 17 本書無日人手校或鈐印，亦無楊氏「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朱方，除了楊氏個人「飛青閣藏書印」鈐印外，僅有不詳何人的「北平州韓楊尹藏書印」白方，及清藏書家吳引孫（1851-1921）之祖父吳次山的藏書閒章「真州吳氏有福讀書堂藏書」白方。書中雖有清光緒十一年（1885）楊守敬手書題記，然未提及係蒐自日本，亦未見錄於楊氏《日本訪書志》，因而暫定為非赴日所得。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 I》（臺北：國家圖書館，1998），頁 163-164。
- 18 本書無日人手校或鈐印，亦無楊氏「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朱方，除了楊氏個人「楊守敬印」及「飛青閣藏書印」鈐印外，另有清康熙年間書法家何焯（1661-1722）藏印「何焯之印」白方，以及晚清以迄民初藏書家袁榮法（1907-1976）藏印「玄冰室珍藏記」朱長、「湘潭袁氏滄洲藏書」朱長及手書題跋，最後袁榮法逝世後，由後人捐給國家圖書館。由此推知，亦應非楊氏赴日所得。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 II》，頁 121。
- 19 印外，僅有晚清藏書家陸樹聲「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朱方及張乃熊「蓮園收藏」朱長鈐印。書中雖有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楊守敬手書題跋及光緒二十八年（1902）陸樹聲手書題跋，然楊氏跋未見於楊氏《日本訪書志》所錄，且跋未署「光緒丁酉（二十三年，1897）三月宜都楊守敬記于海上之寄觀閣。」由於寄觀閣為清光緒年間（1875-1908）翁綬祺與陸樹藩（陸心源之長子，陸樹聲之兄）等人合資開設的古玩鋪子，專營書畫碑帖、古籍善本。因此，本書極有可能是楊氏將舊藏圖書售予寄觀閣而留下的題跋。故在未有更明確的證據之前，暫先列於非楊氏赴日所得之書。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 IV》，頁 167。
- 20 本書無日人手校或鈐印，亦無楊氏「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朱方，除了楊氏個人「楊守敬印」及「飛青閣藏書印」鈐印外，僅有晚清以迄民初藏書家袁榮法藏印「玄冰室珍藏記」朱長、「湘潭袁氏滄洲藏書」朱長。由此推知，亦應非楊氏赴日所得。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 IV》，頁 210-211。另外，上述 5 部圖書，書中雖鈐有晚清不同藏書家以及楊氏藏印，然未見「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朱方；同時亦非日本刊本，且未見日人手校或鈐印訊息，若有楊氏手跋，亦未見錄於《日本訪書志》之中，據此可初步推測非為楊氏赴日所得。有關是否為楊守敬赴日所蒐圖書之判斷原則，詳見許媛婷，〈清末中日文人對影鈔及覆刊漢籍的主張——以楊守敬《古逸叢書》成書過程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7 卷 4 期（2010 夏），頁 121-156；以及許媛婷，〈楊守敬東瀛訪書及其蒐書成果——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觀海堂小學類藏書為探討對象〉，《故宮學術季刊》，31 卷 1 期（2013 秋），頁 149-192。

有 3 部 27 冊，子部有 16 部 126 冊，集部有 4 部 30 冊，合計 31 部 273 冊。

若是依版本區分，日本古寫卷子本（日本建久年間，約中國南宋初期，1190-1198）有 4 部，為《佛說最上秘密那拏天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金剛峯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使）者眷屬》；宋刊本 3 部，分別為《五代史記》、《唐宋孔白六帖》，以及《五燈會元》；元刊本 3 部，為《新刊補註銅人腧穴鍼灸圖經》、《本草衍義》、《證史證類大觀本草》；明刊本 1 部，為《呂氏春秋》；日本刊本及活字本有 4 部，為《春秋經傳集解》、《草木子》、《山谷詩集註》、《真山民詩集》，以及朝鮮刊本 1 部《山谷詩集注》，其餘 15 部俱為鈔本（包含影鈔、傳鈔本及鈔本）。

總結上述統計，得出國家圖書館 36 部 306 冊楊氏舊藏圖書，其中有 31 部 273 冊為赴日蒐回（12 部為刊本或活字本，4 部為寫本，15 部為鈔本）。以下就此 31 部 273 冊圖書入藏國家圖書館之前遞藏源流進行分析，從而瞭解當年楊氏讓售哪些藏書家及其後之遞藏源流。

三、楊守敬赴日蒐書入藏國家圖書館之遞藏源流

此 31 部 273 冊自楊守敬蒐訪攜回，終至入藏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的前身）²¹ 之前，其間流向殊異。有些書上遺留手校、鈐印或題跋，似在細訴該書曾經何人觸手，又有何人展卷一過，何人翻閱讎校；有的除了楊守敬鈐下的藏印之外，未見任何其他訊息留下，令人感到困惑難解，但也從中發現值得討論的疑點之處。

以下針對此 31 部圖書手校、鈐印或題跋訊息追溯過往的遞藏源流，將其略分成 7 條主要的流通管道，以及最末 1 條的其他情況：

（一）楊守敬—張鈞衡、張乃熊、張珩—國立中央圖書館

楊守敬自日本攜回的漢籍之中，有 8 部 78 冊其後為吳興著名藏書家張鈞衡（字石銘，號適園，1872-1928）所購；²² 這些圖書在張鈞衡之子張乃熊（字芹

21 有關國家圖書館前身國立中央圖書館的歷史背景及其成立淵源，可參見宋建成，〈國家圖書館歷史沿革之探析〉，《國家圖書館館刊》，100 卷 2 期（2011.12），頁 1-29。

22 有關張鈞衡藏書及其相關研究，歷來論文甚多。參見趙琮誠，〈張鈞衡《適園藏書志》研究〉

伯，一字筵圃，1890-1945) 接收其父適園藏書後，又重新整理編入《筵圃善本書目》；²³ 有的圖書則是由張鈞衡的三孫張珩（字蔥玉，別署希逸，1915-1963）韞輝齋接收。最後張氏家族藏書大部分於民國二十九年至三十年期間（1940-1941）多次來回交涉之下，民國三十年（1941）12月初完成書款兩訖，以70萬售予由鄭振鐸（1898-1958）、張元濟（1867-1959）、張壽鏞（1876-1945）、何炳松（1890-1946）等人組成的「文獻保存同志會」，²⁴ 終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典藏文物。²⁵

此8部圖書，分別為表一編號1、2、4、15、18、19、23、30，依序敘之：

1. 《周易》六卷（版本項：影鈔日本藏古寫本／101.2.00005，表一編號1）：

是書為影鈔自日本藏古寫本，影鈔所據底本為日本室町時期（1336-1573）鈔本，該底本現存國立故宮博物院。²⁶ 此部有楊守敬手書題跋，署「光緒壬辰（十八年，1892）秋七月宜都楊守敬記于鄰蘇園」；據鈐印所示，此書僅鈐「星吾海外訪

（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籍文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林靜慧，〈國家圖書館舊藏張氏適園藏書研究〉（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23 有關張乃熊藏書及其相關研究，可參見黃庭霽，〈張乃熊藏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24 詳見蘇精，〈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收入氏著，《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頁231。
- 25 有關張鈞衡適園藏書情況及讓售給「文獻保存同志會」，最終成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之事宜，必參考針對抗戰期間蒐購藏書問題提出詳實論述及研究的蘇精、沈津、盧錦堂及張錦郎幾位先生之文。詳見蘇精，〈藏書之鄉·藏書之家——張鈞衡適園〉及〈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收入氏著，《近代藏書三十家》，頁203-209及頁223-236。此外，有關抗戰時期的晚清藏書家讓售藏書過程，尚可參見沈津，〈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86卷1期（1997.6），頁95-115；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87卷1期（1998.6），頁1-22；盧錦堂，〈抗戰時期香港方面暨馮平山圖書館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善本古籍初探〉，《國家圖書館館刊》，92卷2期（2003.10），頁125-146；昌彼得，〈嫻嫻秘笈歷劫不磨——中央圖書館善本書集藏經緯談〉，收入氏著，《蟬菴論著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961-968；盧錦堂，〈抗戰期間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散出古籍相關工作報告書之一考察〉（臺北：第一屆東亞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年10月31日、11月1日）；又收入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主編，《第一屆東亞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出版社，2010），頁133-146；方國璇，〈抗戰期間古籍搶救與古書業——以鄭振鐸與書賈間相關活動為探討重點〉（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顧立仁、阮靜玲，〈國家圖書館古籍蒐購與鄭振鐸〉，《國家圖書館館刊》，99卷2期（2010.12），頁129-165；盧錦堂，〈劫餘玄覽幸遷來〉，收入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編，《1940-1941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頁14-33；以及張錦郎，〈抗戰時期搶救淪陷區古籍諸說述評〉，《佛教圖書館館刊》，57期（2013.12），頁54-116，都有極詳盡之研究成果。
- 26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周易註》六卷3冊，版本項為「日本室町時期鈔本」，統一編號為故觀013719-013721。然書中無楊守敬跋。根據《中國訪書志》云：「楊守敬另外重新影鈔別本作為副本，此副本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該藏本附有光緒十八年（1892）的手書題識。」見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13-14。

得秘笈」朱方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²⁷ 書中雖無其他藏書家鈐印，然翻閱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一〈經部〉卻發現本書著錄詳盡，其「周易六卷／舊鈔本」條下不但抄錄楊守敬手書題識全文，且逐頁著錄楊氏校字內容。²⁸ 其子張乃熊《遯圃善本書目》則未見記載。由此推知本書曾歷楊守敬、張鈞衡先後入藏，最後歸於國立中央圖書館。

2. 《古文尚書》十三卷（版本項：影鈔日本藏古寫本／102.2.00156，表一編號2）：

是書影鈔自日本藏古寫本，影鈔所據底本為日本室町時期鈔本，底本現存國立故宮博物院。²⁹ 本書有楊守敬手書題跋，署「光緒壬辰（十八年，1892）春楊守敬記」³⁰。書中模錄「智福山法輪寺」朱印及荷包形朱印，據鈐印所示，僅有「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朱方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³¹

書中無其他藏書家鈐印，然此書在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一著錄「古文尚書十三卷／孔氏傳日本舊本／楊惺吾從之影鈔」，並有楊氏手書題識全文；³² 其子張乃熊《遯圃善本書目》則未見記載。本書同樣歷經楊守敬、張鈞衡入藏。

3. 《禮記》二十卷（版本項：影寫日本古鈔本／104.32.00412，表一編號4）：

是書為影鈔自日本古寫本，影鈔所據底本為日本室町間鈔本，底本現存國立故宮博物院。³³ 本書有楊守敬手書題跋，署「光緒癸巳（十九年，1893）春二月宜都

27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頁2。此外，有關此「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印有兩枚，此枚為國立中央圖書館遷臺後之藏印，另一枚為抗戰期間所鈐之印「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方印。有關該印可參見俞小明，〈善本留真·古籍復刻系列二：嘉定本《註東坡先生詩》復刻始末〉，《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78期（2013.10），頁14-24。

28（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收入《書目續編》（臺北：廣文書局，1968），冊35，卷1，〈經部·易類〉，頁5-29。

29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古文尚書》十三卷5冊，版本項為「日本室町時期鈔本」，統一編號為故觀000946-000950。書中每冊均鈐有「智福山法輪寺」朱印及荷包形朱印。然書中無楊守敬跋。根據《中國訪書志》云：「楊守敬據此本（按：即日本室町時期鈔本，現為故宮藏本）重新影鈔，光緒十八年（1892）的手書題識附於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藏本。」見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21-22。

30 此跋亦被王重民抄錄下來，見王重民，《日本訪書志補》，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8冊，頁384。

31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頁41。

32（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1，〈經部·書類〉，頁37-40。

33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禮記》二十卷10冊，版本項為「日本室町間鈔本」，統一編號為故觀010277-010286。書中有墨筆寫「法雲寺」。然書中無楊守敬跋。根據《中國訪書志》云：「楊守敬據此本（按：即日本室町間鈔本，現為故宮藏本）重新影鈔一個副本，此副本如後所記，現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該本有楊守敬光緒十九年（1893）的手書題識。」見阿部隆一，《中國

楊守敬記」；鈐印有「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朱方、「楊守敬印」白方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³⁴ 本書見於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一著錄「禮記二十卷／楊惺吾傳鈔本」，有楊氏手書題識全文；³⁵ 至其子張乃熊《遼圃善本書目》卷五則著錄「禮記二十卷／漢玄注／景日本古鈔本／十冊／楊惺吾跋」³⁶。可見此書曾歷楊守敬、張鈞衡、張乃熊入藏，最後歸於國立中央圖書館。

4.《傷寒論》十卷（版本項：日本鈔本／304.1.05895，表一編號15）：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訪得。書中有楊守敬手書題跋，云：「余乃於日本得此影鈔，擬歸而刻之，奈其知者少，荏苒歲月，仍未遂苦心搜羅之願。」，末署「癸丑（民國二年，1913）端午鄰蘇老人題」；鈐印有「楊守敬印」白方、「飛青閣藏書印」白方、「遼圃收藏」朱長、「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朱長，以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³⁷ 本書另見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六著錄「傷寒論十卷／傳鈔本／漢張機撰，宋高保衡等校上，日本寫本，楊惺吾推為北宋本，無確證也。」；³⁸ 其子張乃熊《遼圃善本書目》著錄「傷寒論十卷／景北宋鈔本／四冊／楊惺吾跋」³⁹。顯見本書曾歷楊守敬，後歸張鈞衡、張乃熊父子，最終入藏國立中央圖書館。

5.《本草衍義》二十卷（版本項：元覆刊宋宣和元年（1119）本／304.5.06211，表一編號18）（圖2）：

本書為楊守敬自赴日結交的日本醫員森立之（1807-1885）住處訪得。書中有楊氏手跋，云：「嘗以質之森立之，立之云：此書全編藥名次第，全與唐蘇敬新修本草相符（日本現存蘇敬本草十卷，余已得其影抄本），寇氏蓋以證類本草分門增藥為非，是因就新脩而作衍義也（然則掌氏、蘇氏之書，與新脩本草義例相同）」末署「光緒丁亥（十三年，1887）三月宜都楊守敬記」。⁴⁰

訪書志》，頁29-30。

34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頁113。

35（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1，〈經部·禮類〉，頁68-70。

36（清）張乃熊，《遼圃善本書目》，收入《書目三編》（臺北：廣文書局，1969），冊11，卷5，〈舊鈔精鈔本〉，頁112。

37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I》，頁172。

38（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6，〈子部·醫家類〉，頁309-310。

39（清）張乃熊，《遼圃善本書目》，卷5，〈鈔稿本〉，頁147。

40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全文影像。

書中除「楊守敬印」白方、「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朱方、「飛青閣藏書印」白方、「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方之外，另有「森氏開萬冊府之記」朱長、「黃絹幼婦」朱印、「讀杜草堂」朱方、「天下無雙」朱方、「青月山房」朱方、「勝鹿文庫」朱長、「松本氏圖書印」朱長，⁴¹以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

「勝鹿文庫」及「松本氏圖書印」印主為松本幸彥（生卒年不詳），其為江戶中期在淺草經營俸米買賣的仲介商人，因藏書多達萬卷而成立勝鹿文庫。至於「黃絹幼婦」、「讀杜草堂」、「天下無雙」印主則是明治年間以從事古書仲介買賣為主的古物收藏家寺田盛業（名弘，一字士弘，號望南，薩摩人，1849-1929）。由此推知，此書先後歷經松本幸彥、寺田盛業、森立之、楊守敬等人。然而在楊守敬之後，此書又到何人手上？

書上雖未見其他藏書家的鈐印，然從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六著錄「本草衍義二十卷／元刊本」其下云：「楊惺吾得自日本，其跋語推尊以為宣和原刻，其實別本卷末有慶元乙卯（1195）記及官銜段、梁等五人，蓋當時與證類本草同刊，元宗文書院亦同翻板。陸存齋、盛杏蓀均有此書，出自一版，均不以為宋本。」並著錄楊氏手書題識全文；⁴²其子張乃熊《遶圃善本書目》則無著錄。據張鈞衡所述，張氏顯不認同楊守敬將此書視為宋刊本的看法，反而在經由其他圖書比對後，重新判斷本書應為元代宗文書院的翻刻本。可見本書曾入張鈞衡篋中，後隨其他藏書售予「文獻保存同志會」，終入國立中央圖書館。

6.《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卷（版本項：元大德壬寅（六年，1302）宗文書院刊本／304.5.06212，表一編號19）（圖3）：

本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得。⁴³書中除鈐「楊守敬印」白方、「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朱方、「飛青閣藏書印」白方、「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方等印記之外，並無其他藏書家鈐印。然據書中楊氏手跋云：「此為南宋刊本，元宗文書院即從此出，序後有宗文書院木記，此本無之，是其證也。且此本為初印，無一葉殘缺，尤可寶也。」末署「癸丑（民國二年，1913）五月鄰蘇老人記」。⁴⁴

41 根據「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I》均著錄此印文為「松本氏暴書印」，然經查考後，應為「松本氏圖書印」。

42（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6，〈子部·醫家類〉，頁316-319。

43《中國訪書志》云：「楊守敬於日本購得這個本子。」見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139。

44 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I》，頁252。

此一版本判定在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卻是全盤被否定。根據《適園藏書志》卷六：「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元刊本」，其下記「此大德壬寅宗文書院刊本，不作三十卷，猶是大觀舊第。楊惺吾附會為宋本，實是大德刊而裁去牌子者，惺吾之跋不足據。」⁴⁵其子張乃熊《蒞圃善本書目》則無著錄。從張鈞衡否定楊守敬將本書視為南宋刊本，反而將其更正為元大德刊本的判斷看來，此書情況應同於《本草衍義》，顯見張鈞衡曾獲此一藏書。然視張氏文字，則不認同楊氏版本判斷。是書曾為張鈞衡藏書，後售予「文獻保存同志會」無疑。

7.《唐宋孔白六帖》存四十二卷（版本項：南宋建刊本／309.07799，表一編號23）：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得。書中有楊守敬手書題識，云：「海內著錄家有宋單刻白氏六帖，而無宋白孔六帖合刻本，故皆以明本為祖刻。此為宋刻宋印，精妙絕倫，雖殘缺，當以吉光片羽視之，不第為海內孤本也。癸丑（民國二年，1913）五月端午鄰蘇老人記。」⁴⁶

書中除「楊守敬印」白方、「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方、「飛青閣藏書記」白方外，另有「玄譽」及「知鑑」朱文方、鼎形連印，以及「蒞圃收藏」朱長、「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等印。玄譽知鑑，極可能為日本京都府京都市的淨土宗寺院「知恩院」的第37代住持，生卒年不詳，大抵活動於十七世紀的德川幕府時期。若是如此，此書顯然係因當時日本適逢明治維新運動，遂由寺院流出至書肆，再被楊守敬購入。楊氏自東瀛攜回後，又為張鈞衡所購，並著錄於《適園藏書志》⁴⁷及其子張乃熊《蒞圃善本書目》⁴⁸書中。

8.《山谷詩集注》二十卷（版本項：明朝鮮覆刊宋紹定壬辰（五年，1232）延平本／402.52.10268，表一編號30）：

45（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6，〈子部·醫家類〉，頁313-315。

46 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II》，頁317。

47（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9，〈子部·類書類〉：「唐宋白孔六帖殘本四十四卷／宋刊本」，下記楊守敬手書題跋全文，頁418。

48（清）張乃熊，《蒞圃善本書目》，卷1，〈宋刊本〉：「唐宋白孔六帖存四十二卷／宋刊十行，大十七字，小二十三字本／十六冊／存卷三之二十、三十九之四十三、六十五之七十七、八十九之九十四／楊惺吾題記」，頁8。按此描述卷次同於現今國家圖書館典藏此部，唯楊跋與張乃熊均記作16冊，而國家圖書館此部則作20冊，或其後有經重裝之故。

本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回。⁴⁹ 視書中鈐印僅有楊守敬「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方，以及張珩「韞輝齋」、「張氏圖書」兩朱方印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印。然書中有楊氏手跋云：「此蜀大字本山谷內集，末有其子黃埽跋。自來無著錄者，余得自日本。義寧陳君伯嚴欲重價購之，余不忍割，乃議借刻，別以所藏朝鮮古剝外集、別集補之，一時風行，其實較此原本，十得四五耳。」末署「癸丑五月守敬記。」⁵⁰ 從本書與前述《傷寒論》、《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唐宋孔白六帖》等書手跋題署時間完全相同看來，極可能是楊氏於售書之前所題，其售書時間亦可推算為民國二年（癸丑，1913）農曆五月五日的端午之後。

此書另見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十一著錄「山谷內集注二十卷／日本覆宋刊本」下記「楊惺吾得之日本，陳伯嚴重刻，今底本歸余。新刻本亦佳，但視為原本，則真贗不能混矣。」並著錄楊氏題識全文；⁵¹ 其子張乃熊《筵圃善本書目》未見著錄，不過張鈞衡之孫張珩在接收祖父藏書之中，此應為其一。因張珩在書上留下跋語，將此書從日本覆宋本更正為朝鮮刊本，可謂將此書版本重新正名。張跋云：「此高麗覆宋蜀本，今潘氏所藏后山詩註是真宋刊。希逸記。」⁵² 推知該書自楊守敬東瀛購回後，曾為張鈞衡及其孫張珩入藏，其後為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購入，終入國立中央圖書館。

表三

序號	表一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統一編號	版本項	書上是否有楊守敬手書題記	楊守敬入藏前之日本舊藏家訊息	楊守敬之後的遞藏情況
①	1	經部－易類－傳說之屬	周易六卷 3冊／ 101.2.00005	影鈔日本藏古寫本 (影鈔底本入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光緒壬辰(十八年，1892)秋七月，宜都楊守敬記于鄰蘇園	無	楊守敬→張鈞衡→國立中央圖書館

49 根據朴現圭，《臺灣公藏韓國古書籍聯合書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此部版本應作「朝鮮成宗十三年（明成化十八年，1482）星州刊本」。另，本書有楊守敬於民國二年（1913）五月手書題記，云自日本得之，攜回國內等語。詳見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I》，頁287。

50 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I》，頁287。

51（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11，〈集部·別集類〉，頁532-533。

52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I》，頁287。

序號	表一 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統一 編號	版本項	書上是否有 楊守敬手書 題記	楊守敬入藏 前之日本舊 藏家訊息	楊守敬之後 的遞藏情況
②	2	經部－書類－ 傳說之屬	古文尚書 十三卷 4冊／ 102.2.00156	影鈔日本藏古 寫本（影鈔底 本入藏國立故 宮博物院）	光緒壬辰 （十八年， 1892）春， 楊守敬記	模錄「智福 山法輪寺」 朱印及荷包 形朱印	楊守敬→張 鈞衡→國立 中央圖書館
③	4	經部－禮類－ 禮記之屬	禮記二十卷 10冊／ 104.32.00412	影寫日本古鈔 本（影鈔底本 入藏國立故宮 博物院）	光緒癸巳 （十九年， 1893）春二 月，宜都楊 守敬記	模錄「法雲 寺」墨筆	楊守敬→張 鈞衡、張乃 熊→國立中 央圖書館
④	15	子部－醫家類 －醫經之屬	傷寒論十卷 4冊／ 304.1.05895	日本鈔本	癸丑（民 國二年， 1913）端 午，鄰蘇老 人題	無	楊守敬→張 鈞衡、張乃 熊→國立中 央圖書館
⑤	18	子部－醫家類 －本草之屬	本草衍義二 十卷 5冊／ 304.5.06211	元覆刊宋宣和 元年（1119） 本	癸丑（民 國二年， 1913）端 午，鄰蘇老 人題	松本幸彥、 寺田盛業、 森立之	楊守敬→張 鈞衡→國立 中央圖書館
⑥	19	子部－醫家類 －本草之屬	本草衍義二 十卷 5冊／ 304.5.06211	元大德六年 （1302）宗文 書院刊本	癸丑（民 國二年， 1913）五 月，鄰蘇老 人記	無	楊守敬→張 鈞衡→國立 中央圖書館
⑦	23	子部－書類	唐宋孔白六 帖存四十二 卷 20冊／ 309.07799	南宋建刊本	癸丑（民 國二年， 1913）五 月端午，鄰 蘇老人記	玄譽知鑑	楊守敬→張 鈞衡、張乃 熊→國立中 央圖書館
⑧	30	集部－別集類 －宋遼金元之 屬	山谷詩集注 二十卷，首 目一卷 10冊／ 402.52.10268	明朝鮮覆刊 宋紹定五年 （1232）延平 本 （版本應作： 朝鮮成宗十三 年（明成化 十八年， 1482）星州刊 本）	癸丑（民 國二年， 1913）五 月守敬記。張 珩手跋。	無	楊守敬→張 鈞衡、張珩 →國立中央 圖書館

(二) 楊守敬—周懋琦—張鈞衡、張乃熊父子—國立中央圖書館

在楊守敬舊藏之中，有 6 部 85 冊先是由臺灣府知府周懋琦（字子玉，號韓侯，1836-1896）收購，購藏時間即可能在清光緒十九年（1893）。再至張鈞衡、張乃熊手中，後由張乃熊於抗戰期間將藏書讓售給「文獻保存同志會」，末歸國立中央圖書館。這些圖書分別為表一編號 3、5、8、9、14、27，分述如下：

1. 《毛詩》二十卷（版本項：清光緒壬辰（十八年，1892）宜都楊氏傳鈔日本古寫本／103.2.00232，表一編號 3）：

是書為楊守敬影鈔自日本藏古寫本，影鈔所據底本為日本室町間（1336-1573）釋宗訓鈔本，該底本現存國立故宮博物院。⁵³ 國家圖書館此部影鈔本上雖有楊氏手跋：「每卷首有檇齋印，狩谷望之（1775-1835）號也，檇齋藏書名求古樓。」題記署「光緒壬辰（十八年，1892）春楊守敬記」。然該影鈔本卻無狩谷望之鈐印，說明手跋所云乃指楊氏見到的底本，底本舊為日本古物收藏家狩谷望之藏本。

國家圖書館此部鈐有「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朱方、「楊守敬印」白方，以及「福海長春署齋」朱長、「鴻寶署齋」白方、「子玉校勘之學」朱長、「韓侯」白方、「鴻寶經學」朱方、「荳圃收藏」朱長，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⁵⁴ 其中，「福海長春署齋」及「鴻寶署齋」藏印乃是臺灣府知府周懋琦的室名。周懋琦，字子玉、子瑜、韻華，號韓侯，安徽績溪人。幼隨父遷居江蘇南通。同治十一年（1872）奉旨擔任臺灣知府兼任按察使銜臺灣兵備道，任職期間著有《全臺圖說》。光緒二年（1876）調福寧府知府，五年（1879）再度擔任臺灣府知府。隔年卸任。為人清苦忠直，盡心治事，喜好藏書。⁵⁵

53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毛詩》二十卷 10 冊，版本項為「日本室町間釋宗訓鈔本」，統一編號為故觀 011742-011751。書中除了楊氏「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楊守敬印」、「宜都楊氏藏書記」等藏印外，另鈐有「檇齋」朱長。書中有楊守敬跋，跋云：「日鈔本求古樓藏」。然跋語僅有短短數行。經比對王重民所收《日本訪書志補》，係為完整楊跋的前面數行，顯見王重民所錄楊跋為著錄於今國家圖書館藏本之上。又據《中國訪書志》云：「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為楊守敬重新影鈔的寫本，內有手校寫入，手書題識亦附於該藏本。」見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 25-26。

54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頁 69-70。

55 有關周懋琦藏書的相關論文，目前所能見到最為詳實的研究者，僅有王國良，〈周懋琦之著述與藏書考略〉，收入陳益源主編，《周懋琦、祀典與濟宮與保生大帝信仰》（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2013），頁 19-29。

從楊氏將該影鈔本售予周懋琦，而將底本自行留存看來，周懋琦極可能向楊氏表現對其自東瀛所蒐漢籍有著莫大興趣，因此楊氏根據底本重新鈔錄後，並加上題跋，再將其影鈔之本售予周氏。從楊氏手跋時間為清光緒十八年（1892）看來，若比對其他圖書售予周氏時間多為隔年（光緒十九年，1893），推知這一年極可能是周懋琦打算購買楊氏赴日所蒐漢籍的關鍵時刻。

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一著錄「毛詩二十卷／楊惺吾鈔本」，其下有楊氏題識全文；⁵⁶ 至其子張乃熊《筵圃善本書目》卷五則僅著錄「毛詩二十卷／漢鄭玄箋／景古鈔本／十冊／楊惺吾跋」⁵⁷ 可知是書曾歷楊守敬、周懋琦、張鈞衡、張乃熊之手，後為「文獻保存同志會」蒐購，終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

2.《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版本項：清光緒壬午（八年，1882）宜都楊氏影鈔日本金澤文庫藏古卷子本／106.12.00592，表一編號5）：

是書為楊守敬雇書手十人影鈔自日本藏古卷子寫本，⁵⁸ 影鈔所據底本為十三世紀清原家相傳的鎌倉時代（1192-1333）卷子寫本，該底本原藏於日本金澤文庫，後為德川家康（1543-1616）所收，儲於楓山官庫，⁵⁹ 現今典藏日本宮內廳書陵部。⁶⁰ 當時楊守敬至少影鈔3部，其中1部即為入藏國家圖書館此部；另有2部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⁶¹ 國家圖書館此部有楊氏手跋，署「光緒壬午（八年，1882）夏六月宜都楊守敬記于東京使館」，以及清光緒癸巳（十九年，1893）三月周懋琦的手書題記，署「光緒癸巳三月庚寅，楊氏歸於鴻寶齋」。確知周懋琦於光緒十九年（1893）時，自楊守敬手中購入此部影鈔本。

此部除「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朱方及「楊守敬印」白方外，尚有「懋琦韓侯」白方、「福海春長之署」朱長、「德福壽安寧周氏珍藏書」朱方、「鴻寶署齋」白

56（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1，〈經部·詩類〉，頁50-53。

57（清）張乃熊，《筵圃善本書目》卷5，〈舊鈔精鈔本〉，頁111。

58「余乃倩書手十人至寓館，窮日夜之力，改為摺本影鈔之，刻期書成。」見（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頁48-50。

59 嚴紹盪，《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上冊，頁129。

60 宮內廳書陵部編，《圖書寮典籍解題·漢籍篇》（東京：宮內廳書陵部，1960），頁21-22。

61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30冊，共有2部，版本項均為「清光緒間楊守敬影鈔日本金澤文庫藏寫本」，統一編號為故觀000410-000439，以及故觀000458-000487。書中鈐有楊氏「星吾海外訪得秘笈」、「飛青閣藏書印」、「宜都楊氏藏書記」、「楊守敬印」等藏印。兩書均無楊守敬跋。據《中國訪書志》云：「楊守敬影鈔的副本除了此2部之外，國立中央圖書館也藏了1部，後者像是楊氏手校及手書題跋都有。」見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32-33。

方、「子玉校勘之學」朱長、「韓侯」白方、「鴻寶經學」朱方、「韓侯曾經校讀」朱方、「韓侯史學」朱方、「鴻寶讀書雜記」朱長，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⁶²

書中雖無張鈞衡藏印，然從《適園藏書志》卷二著錄「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傳鈔本」條下「楊惺吾傳鈔日本五經，此本稍精。」其下亦著錄楊守敬題識全文；⁶³至其子張乃熊《筵圃善本書目》則無此書。本書曾歷周懋琦入藏，後為張鈞衡蒐購，最後被「文獻保存同志會」購入。

3.《新撰字鏡》十二卷（版本項：清光緒壬午（八年，1882）宜都楊氏影寫日本天治元年（1124）鈔本／110.2.01061，表一編號8）：

是書為楊守敬影鈔自日本奈良縣法隆寺流出之天治元年（1124）的寫本，影鈔所據底本部分卷次現存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⁶⁴當年楊守敬影鈔至少有3部，其中1部為此本，另外2部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⁶⁵

本書有楊守敬手跋，署「光緒壬午（八年，1882）秋八月宜都楊守敬記于東京使館」；另外，此書除「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朱方外，尚有「福海春長之署」朱長、「鴻寶署齋」白方、「韓侯周氏校讎之學」朱方、「韓侯聲音訓詁之學」白方、「韓侯」白方、「周懋琦印」白方、「子瑜」朱方、「筵圃收藏」朱長，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⁶⁶

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二著錄「新撰字鏡十二卷／傳鈔本／日本僧昌住撰／

62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頁158。

63 （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2，〈經部·小學類〉，頁77-81。

64 據《中國訪書志》云：「原來藏於法隆寺的此部後來流入民間，博物館此部經現藏於宮內廳書陵部。」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161。另，有關此書相關研究甚多，參見石井万紀子，〈天治本新撰字鏡と法隆寺一切經の書誌学的研究〉，《樟蔭国文学》，28號（1991.3），頁71-96。

65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新撰字鏡》十二卷12冊有2部，版本項分別為日本安政乙卯（二年，1855）傳錄天治年間鈔本及日本明治初影寫天治元年（1112）鈔本（按：此兩部均為楊守敬的影寫本，其中第1部因書中有福建紙廠印，疑為楊守敬回國後才又重新影鈔之寫本，版本項應改作：清光緒間楊守敬影寫日本天治元年鈔本），統一編號分別為故觀003205-003216、011782-011793。然兩書鈐印除了楊氏「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楊守敬印」、「宜都楊氏藏書記」外，並無日本收藏家之藏印。兩書之中均無楊守敬跋，楊跋僅見於國家圖書館此部。另見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161-162。

66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頁280。

楊惺吾鈔本」，下有楊氏題識全文；⁶⁷至其子張乃熊《苙圃善本書目》則「字鏡／景古鈔本／十二冊／楊惺吾跋」。⁶⁸顯然本書在楊守敬回國後，即將影鈔自日本天治元年（1124）的鈔本售予周懋琦，又為證明此部係自日本影鈔而來，並在書上寫下手跋，而此題跋內容亦收錄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之中。⁶⁹其後，周懋琦藏書售予張鈞衡，而成為張氏父子的收藏。

4.《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版本項：影寫日本永久二年（1114）鈔本／110.2.01062，表一編號9）：

是書為楊守敬影鈔自日本平安時代編纂的古寫本，而影鈔所據底本為日本京都府高山寺所藏卷子寫本，該底本現為高山寺的指定國寶。⁷⁰當年楊守敬篋中至少有4部影鈔本。其中有3部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該3部當中有1部為森立之原藏影鈔本，另1部為影鈔自高山寺永久二年的影鈔本（書上有楊守敬手跋），還有1部為楊守敬影鈔自森立之的舊藏鈔本，然未能鈔全，僅鈔錄四卷；⁷¹至於國家圖書館僅有1部，即為此部。

國家圖書館此部楊氏手跋，署「光緒癸未（九年，1882）秋八月宜都楊守敬記于東京使館」。經過筆者比對之後，發現故宮藏本的楊氏題記與國圖此部題記內容大致相同，唯有部分文字稍見差異。最明顯之處，當是國圖此部多出小字「玉貫三以今本《玉篇》校《說文》，惜不見此。」，而故宮楊跋藏本則未見此句。有趣的是，若再比對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又會發現國圖及故宮的楊跋藏本均無以下文字「此又狩谷棧齋所藏，其籤題尚是棧齋親筆。據跋，則源弘賢不忍文庫中物

67（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2，〈經部·小學類〉，頁120-122。

68（清）張乃熊，《苙圃善本書目》，卷5，〈舊鈔精鈔本〉，頁113。

69 此題記亦收錄於（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頁116。

70 此書列為高山寺指定國寶，可見網頁「國寶・重要文化財一世界遺產梅尾山高山寺公式ホームページ」，網址為：<http://kosanji.co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4日）。另外，有關此書的相關研究，可參見高田時雄，〈篆隸萬象名義解說〉，收入密教文化研究所著，《定本弘法大師全集9》（和歌山：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1995）；另見池田証壽，〈篆隸萬象名義データベースについて〉，《國語學》，178集（1994.9），頁57-65。

71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有3部，版本項均定為：日本江戶間摹寫高山寺永久二年鈔本（然根據筆者的研究結果，版本項仍待修定）；統一編號分別為故觀001006-001013（8冊）、故觀001031-001036（6冊），以及故觀003204（四卷殘本，1冊）。其中，故觀001006-001013，書上有楊守敬手書題記，且鈐上「楊惺吾東瀛所得秘極」朱方；至於故觀001031-001036，書中無楊氏手跋，然鈐有「森氏開萬冊府之記」朱長印，係楊氏訪自森立之藏本。最後，故觀003204為殘本，書中無任何鈐印，推知可能是楊氏回國後重新影鈔之本，然未及抄全。

也。」這幾句話僅見於《日本訪書志》著錄。⁷²

據《日本訪書志》：「籤題尚是棧齋親筆」，再經筆者比對各種版本之後，發現該「籤題」僅見故宮所藏的森立之影鈔本，⁷³他本均無此籤題。可知故宮此部森立之影鈔本係來自狩谷棧齋，國圖所藏則非。至於狩谷棧齋藏本前一手的舊藏家為東京不忍文庫主人屋代弘賢（號輪池，通稱太郎，以家居江戶不忍池畔，名之曰不忍文庫，1758-1841）。⁷⁴

國圖及故宮各自典藏的楊跋藏本，極可能是楊氏赴日期間雇人影鈔而成，再親筆書寫手跋於影鈔本。其中國圖此部影鈔本後來售予周懋琦；故宮影鈔本則由楊氏自己留著。故宮藏本後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楊守敬借給湖北存古學堂教務長的王仁俊（1866-1913）一閱，所以王氏留下墨筆「丁未（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吳縣王仁俊假（按：「借」之意）讀于存古學堂」，惜該部並未售出。而是在楊氏逝世後，由其後人售予北洋政府，現藏於故宮。⁷⁵

另，書中除「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朱方外，尚有「福海春長之署」朱長、「韓侯周氏校讎之學」朱方、「韓侯聲音訓詁之學」白方、「鴻寶署齋」白方、「韓侯」白方、「周懋琦印」白方、「子瑜」朱方、「觀察使」白方、「讀未見書齋」白方、「蒞圃收藏」朱長，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⁷⁶經查張鈞衡《適園藏書志》著錄「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傳鈔本／日本沙門大僧都空海撰／楊惺吾鈔本」，其下有楊氏題識全文；⁷⁷其子張乃熊《蒞圃善本書目》則有「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日本鈔本／六冊／楊惺吾跋」⁷⁸可知是書曾先後入藏於周懋琦、張鈞衡、張乃熊父子篋中。

5.《黃帝內經太素》存二十三卷（版本項：日本影鈔古寫本／304.1.05880，表一編號 14）：

是書為楊守敬得自日本醫員森立之，原係明治時期醫官小島尚質重新影鈔自

72 見（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頁 115。

73 此部森立之原藏鈔本《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 6 冊，現入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統一編號為故觀 001031-001036。

74 參林申清，《日本藏書印鑒》（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 99。

75 此部《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 8 冊，編號即為故觀 001006-001013。

76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頁 280。

77（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 1，〈經部·小學類〉，頁 117-120。

78（清）張乃熊，《蒞圃善本書目》，卷 5，〈舊鈔精鈔本〉，頁 113。

尾張（今名古屋）藩士淺井正翼命人影鈔的日本仁和寺所藏江戶古寫本，其影鈔底本現為日本仁和寺的國寶文物。⁷⁹ 日本茨城大學真柳誠教授研究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典藏 1 部日本古寫本《黃帝內經明堂注》、《黃帝內經太素》及《黃帝內經太素殘片》（合為 1 部），提及書上有小島寶素（1797-1849）、多紀元堅（1795-1857）、寺田盛業以及森立之鈐印，從而得知其遞藏源流，而後為馮雄（1900-1968）景岫樓購入，該影本所據底本亦為仁和寺的江戶影寫本。⁸⁰ 據此推知，當時經由小島氏影鈔的仁和寺所藏江戶古寫本《黃帝內經太素》應該不止 1 部，其後又有多部影鈔本出現，再經由贈、售等途徑，分別流入不同藏書家手中。

以國家圖書館而言，即有 4 部的日本影鈔本《黃帝內經太素》殘卷，其中 2 部購自翁同龢（1830-1904），1 部購自民國初年的慶餘堂，另 1 部即為楊守敬舊藏的此部。⁸¹ 另外，國立故宮博物院楊守敬舊藏圖書之中，有 2 部係由小島尚質影鈔及朱校的《黃帝內經太素》存二十三卷影鈔本，以及 4 部殘存一卷的影鈔本。⁸²

國家圖書館所藏此部，書上鈐印除「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朱方外，尚有「福海長春署齋」朱長、「韓侯周氏校讎之學」朱方、「韓侯聲音訓詁之學」白方、「鴻寶署齋」白方、「韓侯」白方、「周懋琦印」白方、「子瑜」朱方、「觀察使」白方、「讀未見書齋」白方、「筵圃收藏」朱長，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⁸³

另據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六著錄「黃帝內經太素三十卷／傳鈔本」條下記「隋楊上善撰／缺七卷，存二十三卷，傳錄東瀛本。……楊惺吾遂以上善為唐人，不知周隋相接。上善撰此書尚在周時，故署舊官至隋。」⁸⁴；其子張乃熊《筵圃善本

79 根據《日本訪書志》云：「文政間，醫官小島尚質聞尾張藩士淺井正翼就仁和寺書庫鈔得二十餘卷，亟使書手杉本望雲就錄之以歸，自後乃有傳鈔本。此本每卷有小島尚質印，楣上有據諸書校訂，亦學古親筆，蓋初影本也。」見（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頁 221。

80 關於《黃帝內經太素》仁和寺所藏古寫本相關研究，可參見真柳誠，〈北京圖書館所藏《太素》珍奇史料揭秘〉，收入錢超塵主編，《黃帝內經太素研究大成》（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頁 128-139。

81 國家圖書館所藏 4 部《黃帝內經太素》，其特藏編號分別為：304.1.05879、304.1.05880、304.1.05881，以及 304.1.05882。見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 I》，頁 167-169。另可參見盧錦堂，〈詩情書意：《黃帝內經素問》、《黃帝內經太素》——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雜詠之六〉，《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44 期（2010.12），頁 31-32。

82 其影鈔及遞藏源流，可參見真柳誠、郭秀梅譯，〈觀海堂醫藥古籍中所見小島家寶素堂本〉，《故宮文物月刊》，376 期（2014.7），頁 36-44。

83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 I》，頁 168。

84 （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 6，〈子部·醫家類〉，頁 305。

書目》則「黃帝內經太素／日本鈔本／二十四冊／楊惺吾之跋」⁸⁵顯然此書曾先後入藏於周懋琦、張鈞衡、張乃熊父子之手。

6.《淨土三部經音義集》四卷（版本項：日本鈔本／311.7.09025，表一編號27）：

是書為日本嘉禎二年（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沙門信瑞纂集而成，乃楊守敬購自日本書肆。⁸⁶書中鈐印除「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朱方外，尚有「福海長春署齋」朱長、「韓侯周氏校讎之學」朱方、「韓侯聲音訓詁之學」白方、「鴻寶署齋」白方、「韓侯」白方、「周懋琦印」白方、「子瑜」朱方、「觀察使」白方、「讀未見書齋」白方、「蒞圃收藏」朱長，以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⁸⁷

據張鈞衡《適園藏書志》著錄「淨土三部經音義四卷／日本鈔本」，條下有「無量壽觀經為卷一、卷二，觀無量壽經為卷三，阿彌陀經為卷四，例與玄應慧琳同。」，並著錄楊守敬題識全文；⁸⁸其子張乃熊《蒞圃善本書目》則「淨土三部經音義集／日本舊鈔本／三冊／楊惺吾跋」⁸⁹顯見是書曾歷周懋琦、張鈞衡、張乃熊父子，其後售予「文獻保存同志會」，終入藏國立中央圖書館。

表四

序號	表一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統一編號	版本項	書上是否有楊守敬手書題記	楊守敬入藏前之日本舊藏家訊息	楊守敬之後的遞藏情況
①	3	經部－詩類－傳說之屬	毛詩二十卷 10冊／ 103.2.00232	清光緒壬辰（十八年，1892）宜都楊氏傳鈔日本古寫本（影鈔底本入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光緒壬辰（十八，1892）春，楊守敬手書題記	模錄「掖齋」朱長印	楊守敬→周懋琦→張鈞衡、張乃熊→國立中央圖書館

85（清）張乃熊，《蒞圃善本書目》，卷5，〈舊鈔精鈔本〉，頁124。

86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淨土三部經音義》影像全文。楊守敬手書題記云：「自序題嘉禎三年也（當宋理宗端平三年）」按：嘉禎二年方為宋理宗端平三年，此處疑楊守敬筆誤。題記末又云：「余從書肆得此本。」

87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Ⅲ》，頁243。

88（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9，〈子部·釋家類〉，頁451-452。

89（清）張乃熊，《蒞圃善本書目》，卷5，〈舊鈔精鈔本〉，頁131。

序號	表一 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統一 編號	版本項	書上是否有 楊守敬手書 題記	楊守敬入藏 前之日本舊 藏家訊息	楊守敬之後 的遞藏情況
②	5	經部－春秋類 －左傳之屬	春秋經傳集 解三十卷 30冊／ 106.12.00592	清光緒壬午 (八年， 1882)宜都楊 氏影鈔日本金 澤文庫藏古卷 子本 (影鈔底本入 藏日本宮內廳 書陵部)	日本影鈔古 寫本(影鈔 底本入藏仁 和寺) 日本鈔本	模錄「金澤 文庫」墨印	楊守敬→周 懋琦→張鈞 衡、張乃熊 →國立中央 圖書館
③	8	經部－小學類 －字書之屬	新撰字鏡十 二卷 12冊／ 110.2.01061	清光緒壬午 (八年， 1882)宜都 楊氏影寫日 本天治元年 (1124)鈔本 (影鈔底本入 藏日本宮內廳 書陵部)	光緒壬午 (八年， 1882)秋八 月，宜都楊 守敬記于東 京使館	模錄「法隆 寺」	楊守敬→周 懋琦→張鈞 衡、張乃熊 →國立中央 圖書館
④	9	經部－小學類 －字書之屬	篆隸萬象名 義三十卷 6冊／ 110.2.01062	影寫日本永 久二年(1114) 鈔本(影鈔底 本入藏高山 寺)	光緒癸未 (九年， 1882)秋八 月，宜都楊 守敬記于東 京使館	模錄「高山 寺」	楊守敬→周 懋琦→張鈞 衡、張乃熊 →國立中央 圖書館
⑤	14	子部－醫家類 －醫經之屬	篆隸萬象名 義三十卷 6冊／ 110.2.01062	日本影鈔古 寫本(影鈔底 本入藏仁和 寺)	光緒癸未 (九年， 1882)十二 月，宜都楊 守敬記	仁和寺、淺 井正翼、小 島尚質、森 立之	楊守敬→周 懋琦→張鈞 衡、張乃熊 →國立中央 圖書館
⑥	27	子部－釋家類 －音義雜文之 屬	篆隸萬象名 義三十卷 6冊／ 110.2.01062	日本鈔本	光緒癸未 (九年， 1882)春三 月，宜都楊 守敬記于東 京使館。	無	楊守敬→周 懋琦→張鈞 衡、張乃熊 →國立中央 圖書館

(三) 楊守敬－劉世珩－(況周頤)－張乃熊－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有 2 部 25 冊的楊守敬舊藏善本，先被安徽貴池的著名收藏家劉世珩(小名奎元，字聚卿、蔥石，號楚園、樞龕，1875-1926)、劉之泗(字公魯，號畏齋，一號寅白，1900-1937)父子收藏。劉世珩病逝上海之後，其子劉之泗將其

中一部分珍藏善本售予張乃熊；其後張鈞衡、張乃熊父子適園藏書又為「文獻保存同志會」整批購入。這些圖書分別為表一編號 16、26，分述如下：

1.《新刊補註銅人腧穴鍼灸圖經》五卷（版本項：元刊本／304.1.05917，表一編號 16）（圖 4）：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得。⁹⁰書中除「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方、「楊守敬印」白方、「飛青閣藏書印」白方等印之外，另有「蕙圃收藏」朱長、「劉世珩觀」白方、「號之泗侍」白方、「聚學軒」朱文橢圓印、「世珩珍祕」白方、「聚學書藏」白方、「畏齋珍藏」墨方、「劉之泗」白文墨印、「公魯」墨印、「貴池文獻世家」白方、「劉之泗印」墨印、「寅白」墨印、「之泗經眼」墨印、「蔥石圖書記」朱長、「蔥石之書」白方、「世珩十年精力所聚」白方、「玉海堂」朱長、「開元鄉南山邨劉蔥石鑒賞記」白長、「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⁹¹

書末有劉世珩於宣統元年（1909）的手書題記，書中每卷卷端及卷末多見劉世珩藏印，其珍視程度可見一斑。另從書中劉之泗守喪期間所鈐墨印看來，可知該書在父親劉世珩在世期間並未售出，而是等到劉世珩病逝之後，才由其子劉之泗售予張乃熊。張乃熊《蕙圃善本書目》即著錄有此書：「新刊補註銅人腧穴鍼灸圖經五卷／宋王惟一奉勅撰／金大定丙午（當宋淳熙十三年，1186）平水陳氏刊本／五冊／劉聚卿題記」⁹²推知是書曾歷楊守敬、劉世珩、劉之泗、張乃熊。

2.《五燈會元》二十卷（版本項：宋寶祐元年（1253）刊本／311.5.08960，表一編號 26）：⁹³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得。書中除「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方、「楊守敬印」白方、「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朱方、「飛青閣藏書印」白方、「鄰蘇園藏書記」白方等印之外；另有「薩摩國鹿兒島郡寺田盛業藏書記」朱方、「天下無雙」朱方、「仁壽山莊」朱長、「好古堂圖書記」朱長、⁹⁴「向黃邨珍藏印」白長、「東京溜池靈南街第

90 根據《中國訪書志》云：「楊守敬於日本購得本書，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寄所寄樓藏」著錄為元刊本。」見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 132。

91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 I》，頁 178-179。

92（清）張乃熊，《蕙圃善本書目》，卷 1，〈宋刊本〉，頁 7。

93 有關國家圖書館所藏《五燈會元》版本考證及相關問題，可參見黃文德、張園東、宋美珍、陳麗玲、唐中蓉，〈胡適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之關係〉，102 年度國家圖書館自行研究成果報告。

94 「仁壽山莊」及「好古堂圖書記」均為江戸時代末期姬路藩領播磨國飾東郡奧山村（今兵庫縣姬路市奧山）的私塾、學問所之藏書印。

六號讀杜草堂主人寺田盛業印記」朱方、「讀杜草堂」朱方、「寺田盛業」白方、「蒞圃收藏」朱長、「劉世珩觀」白方、「聚學軒」朱文橢圓印、「世珩珍祕」白方、「聚學書藏」白方、「貴池文獻世家」白方、「蔥石圖書記」朱長、「世珩十年精力所聚」白方、「劉世珩櫪盒賞鑑」白長、「曾經貴池開元鄉南山邨劉氏五松七竹九蒲之齋」、「曾經貴池南山邨劉氏聚學軒所藏」白方、「開元鄉南山邨劉葱石鑒賞記」白長、「世珩私印」白文方印、「櫪盒」白方、「阮盒」朱長、「祕書正字」朱方、「蔥石讀書記」白長、「周儀讀竟」白方、「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⁹⁵

卷前扉葉有「宋本五燈會元二十卷／光緒壬寅十月得於鄂楊氏／蔥石記」墨筆題記。按：壬寅為二十八年（1902），蔥石為劉世珩之字。由此可見，是書自楊氏赴日購得後，曾入藏篋中十八年之久，後來因為處境日益艱困，不得已才賣給劉世珩。

劉世珩購入之後，又轉手賣給況周頤（字夔笙，一字揆孫，號阮盒，晚號蕙風詞隱，1859-1926）。況周頤，為晚清四大詞人之一，原名周儀，為避宣統皇帝溥儀之諱，而改名周頤，廣西臨桂人。光緒五年（1879）舉人，官至內閣中書、會典館纂修，以知府分發浙江。曾入兩江總督張之洞、端方（1861-1911）幕府。人民國後，流寓上海，以遺老自居，鬻文為生。

到了況周頤晚年，又將書賣給張乃熊。此可從《適園藏書志》未見著錄，推知張鈞衡並未見過此書。此書在張乃熊《蒞圃善本書目》記作「五燈會元二十卷／宋釋慧明撰／宋寶祐元年刊本／二十冊」。⁹⁶

換言之，此書在楊守敬蒐購之前，最早是日本江戶末期由姬路藩領之私塾流至民間，先後為明治維新時期致力於藩校教育的向山黃村（原名向山榮，號黃邨，以向山黃村之名行世，1826-1897），以及明治時代（1868-1912）後期從事古書買賣的收藏家寺田盛業購入，再至森立之手中，後為楊守敬自森立之購得；楊氏攜回國內後，歷經劉世珩、況周頤及張乃熊之手，後為「文獻保存同志會」於上海整批購入，終入藏國立中央圖書館，其遞藏源流，清晰可見。

95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 III》，頁 178-179。

96（清）張乃熊，《蒞圃善本書目》，卷 1，〈宋刻本〉，頁 10。

表五

序號	表一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統一編號	版本項	書上是否有楊守敬手書題記	楊守敬入藏前之日本舊藏家訊息	楊守敬之後的遞藏情況
①	16	子部－醫家類－醫經之屬	新刊補註銅人驗穴鍼灸圖經五卷 5冊／ 304.1.05917	元刊本	宣統元年（1909）劉世珩手書題記	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記載	楊守敬→劉世珩、劉之泗→張乃熊→國立中央圖書館
②	26	子部－釋家類－諸宗之屬	五燈會元二十卷 20冊／ 311.5.08960	宋寶祐元年（1253）刊本	清光緒壬寅（二十八年，1902）劉世珩手書題記	江戶幕府末期姬路藩領之私塾、向黃邨、寺田盛業	楊守敬→劉世珩→況周儀→張乃熊→國立中央圖書館

(四) 楊守敬－繆荃孫－費念慈－劉世珩－國立中央圖書館

楊守敬赴日所購漢籍中，有1部18冊的《五代史記》售予清末教育家兼藏書家身份的江陰繆荃孫（1844-1919），再從繆荃孫到了書法家兼藏書家的費念慈（1855-1905）手中，後為劉世珩所購入。其後，抗戰期間「文獻保存同志會」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因透過潘博山（1904-1943）介紹向書賈孫伯淵（1898-1984）購得玉海堂藏書，劉世珩藏書最終為國立中央圖書館入藏。即表一編號10，敘述如下：

- 1.《五代史記》七十四卷（版本項：南宋初刊宋修本／201.243.01561，表一編號10）
（圖5）：⁹⁷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得。書中除了「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朱方、「楊守敬印」白方之外；另有「宋本」朱長、⁹⁸「古家館」白長、「東宮文庫」朱長、「費念慈

97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史部I》（臺北：國家圖書館，1997），頁73。另，有關國家圖書館所藏《五代史記》版本考證，可參見昌彼得，〈跋宋十二行本《五代史記》〉，收入氏著，《蟬齋論著全集》，頁611-618；以及張圍東、黃文德、阮靜玲、唐申蓉、宋美珍、陳麗玲，〈國家圖書館珍藏宋版史部古籍遞藏源流〉，103年度國家圖書館自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頁78-80。

98 根據張圍東、黃文德、阮靜玲、唐申蓉、宋美珍、陳麗玲，〈國家圖書館珍藏宋版史部古籍遞藏源流〉載錄《五代史記》認為「宋本」朱長印，係黃丕烈（字紹武，一字承之，號蕘圃，又號復翁、菴夫、書魔，1763-1825）藏印。然而，筆者遍尋黃丕烈藏印，未見此印，又查找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刊本書上鈐印，則發現此一「宋本」朱長印（並非另一個「宋本」朱文精圓印）並未隨著黃蕘圃藏書出現，反而出現於劉世珩其他藏書之中，像是宋紹熙元年豫章原刊本《坡間酬唱》、明覆刊宋乾道二年（1166）刊本《夢溪筆談》等書。故推測此「宋本」朱長印應為劉世珩所刻，可能並非黃蕘圃藏印。見張圍東、黃文德、阮靜玲、唐申蓉、宋美珍、陳麗

印」白方、「屺懷父」朱方、「西蠡經眼」白方、「雲輪閣」朱長、「伯庚」朱圓、「荃孫」朱長、「蔥石讀書記」白長、「聚頤祕笈識者寶之」朱長、「貴池劉世珩鑑藏經籍金石書畫記」朱方。

其中，「古家館」與「東宮文庫」兩印，與「下毛野古家館圖書印」朱方印同一來源，印主不詳何人。然根據日本早稻田大學現存藏書《弘仁歷運記考》書上鈐印比對結果，此二印很可能是日本江戶末期到明治初期（約十九世紀）下毛野（今栃木縣）某位藏書主人的收藏印章。楊守敬赴日期間蒐購此書，回國後，便為繆荃孫購入。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云其版本為宋刻佳本，又說：「此本今歸江陰繆筱珊編修」⁹⁹遂知是書為繆荃孫所得。

繆荃孫，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年居所曰藝風，自號藝風老人，江蘇江陰人。據繆荃孫《藝風堂藏書記》：「五代史記七十四卷／宋刻本／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二、三、四字不等，每葉下注一字，似是刻工之姓。行字極密，刻畫清挺，宋刻之至精者，楊惺吾得之日本，輾轉歸余。」¹⁰⁰視書中所鈐包括雲輪閣、伯庚及荃孫，均為繆荃孫之印，便可知其轉手源流。

其後又歸書法名家費念慈。費念慈，字屺懷，號西蠡，晚號藝風老人，江蘇武進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張之洞奏保之。擅詩詞、工書法，對於金石鑑賞、版本目錄亦冠絕一時。費念慈與葉昌熾為藏書密交，互見互贈的宋、元刻本頗多。是書鈐印如：費念慈印、屺懷父、西蠡經眼，俱為其藏書章。費氏去世後，藏書多為傅增湘（1872-1949）收購。然此書未被傅增湘購去，而歸劉世珩所有，想是費念慈生前所售。劉世珩珍藏多年，其後藏書多為「文獻保存同志會」蒐購，終歸國立中央圖書館。

玲，〈國家圖書館珍藏宋版史部古籍遞藏源流〉，頁 80、210。

99（清）楊守敬，《宋槧五代史記》，收入氏著，《日本訪書志》，卷 5，頁 129-130。

100（清）繆荃孫，《藝風堂藏書記·續記》（臺北：廣文書局，1967），卷 4，頁 112。

表六

序號	表一 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統一編 號	版本項	書上是否有 楊守敬手書 題記	楊守敬入藏 前之日本舊 藏家訊息	楊守敬之後 的遞藏情況
①	10	史部－紀傳類 －斷代之屬－ 五代	五代史記七十 四卷 18冊／ 201.243.01561	南宋初刊宋 修本	無	江戶末期到 明治初期的 藏書家（東 宮文庫、古 家館）	楊守敬→繆 荃孫→費念 慈→劉世珩 →國立中央 圖書館

(五) 楊守敬－張繼－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有 5 部 6 冊（含卷軸）購自滄縣張繼（1882-1947）的圖書及經卷，追溯其入藏淵源，則是張繼購自楊守敬舊藏而來。張繼，原名溥，字溥泉，河北滄縣人。張氏自幼在書院讀書，認識日本漢學家中島裁之（1869-1939），到了 18 歲時，便隨中島裁之至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經濟。就學期間又結識章太炎（1869-1936）、黃興（1874-1916）、孫中山（1866-1925）等人，開始接觸革命思想。辛亥革命之後，張繼回國，參與創建改組國民黨。民國十三年（1924），被選為國民黨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發生西安事變後，國共重新合作，張繼曾於二十八年（1939）訪問延安。到了晚年，大多參與編寫國民黨黨史和民國史之撰寫，也曾參與故宮博物院的建立，並連任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三十五年（1946）底出任國史館館長，次年年底在南京病逝。張溥泉藏書何時入藏國立中央圖書館？應是國立中央圖書館遷臺後，於五十年（1962）整批購得張溥泉舊藏的唐人寫經，以及宋、元、明刻本、日本舊鈔本、稿本及拓片。¹⁰¹

此 5 部分別為表一的 11、24、25、28 及 29，分述如下：

1. 《諸史夷語解義》二卷（版本項：日本烏絲欄鈔本／201.8.01691，表一編號 11）：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得。書中除楊氏「飛青閣藏書印」白方外；另有「黃絹幼婦」朱印、「讀杜草堂」朱方、「張繼藏書」白方，及「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朱方。¹⁰²可見此書曾為日本明治時期古物收藏家寺田盛業藏書，其後為楊守敬所購，攜回後為滄縣張繼購入。張繼保存藏書多年，直至遷臺後，才被國立中央圖書

101 參見張圍東、黃文德、阮靜玲、唐申蓉、宋美珍、陳麗玲，〈國家圖書館珍藏宋版史部古籍遞藏源流〉，頁 22。

102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史部 I》，頁 101。

館整批蒐購入藏。然是書未見楊氏《日本訪書志》及（日）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記載，難以追溯楊氏此書是否與森立之有關。

2.《佛說最上秘密那拏天經》二卷（版本項：日本古寫卷子本／313.1.08766，表一編號 24）：

是卷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得。卷中除楊氏「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朱方、「楊守敬印」白方印外，另有楊氏次子楊春元「楊德承印」白方；以及「高山寺」朱方、「讀杜草堂」朱方及「張繼」朱方。¹⁰³ 顯示是卷曾為日本京都府的高山寺舊藏，後為明治時期古物收藏家寺田盛業購得，之後楊守敬購入；楊氏回國後入藏多年，後售予滄州張繼，終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購入。是卷亦未見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及（日）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記載；（日）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雖記有此卷，然未詳其來源。¹⁰⁴

3.《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存一卷（版本項：日本古寫卷子本／313.2.08776，表一編號 25）：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得，僅存卷一。書中除楊氏「星吾審定」白方、「宜都楊氏藏書記」朱方、「千卷唐鈔萬卷宋槧人家」朱方之外；另有「張繼」朱方。¹⁰⁵ 此卷若從卷上所示，遞藏情況僅知楊守敬曾經入藏，後售予滄州張繼，終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購入。

另外，筆者又查找到四川博物院所藏敦煌吐魯番寫經的唐寫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卷 2 部，其中 1 部亦有上述三印，另 1 部則是有楊守敬手跋，云：「余前在日本，得唐人寫經數十卷，其佳者往往與此相伯仲，自是唐人之筆，為日本所齋去。蓋日本遣唐之使不絕于道也，況黃麻堅紉，的是唐代之制。觀中土所存唐人經卷，如《郁單越》、《轉輪王》、《靈飛》、《兜沙》等經，筆法、紙質絕無少異，可知日本當唐代時所造紙係白麻，質亦稍鬆。空海書法固為日本冠冕，今所遺留者亦行、草為多，以此卷為空海之筆，恐日本有識者未必許也。要之，此非宋以下所能動一筆，時代壓之，不論中外也。」末署「宣統元年（1909）四月二十二日宜都楊

103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 III》，頁 169-170。

104 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 184。

105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 III》，頁 172。

守敬，時年七十又二。」¹⁰⁶ 上述楊跋，固然為說明該唐寫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卷的情況，然亦指出其在日本得唐人寫經數十卷之事，可推測此卷應係楊氏赴日期間購自日本。然惜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日) 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及(日) 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等書均未記載此卷。

4.《金剛峯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存一卷(版本項：日本建久五年(1194)寫卷子本／313.4.08803，表一編號28)：

是卷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得，凡一卷，十二品，僅存第一至四品、六至十二品，缺第五品。此本簡稱《瑜伽瑜祇經》，又略稱《瑜祇經》，為密教五部祕經之一，與《般若理趣經》並稱為祕經中之祕經。¹⁰⁷ 原藏於日本京都府的高山寺。

卷中除楊氏「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朱方、「楊守敬印」白方印之外；另有「高山寺」朱方及「張繼」朱方。卷末另有墨筆書寫「建久五年八月之比於高野山書寫并／一交了為是偏法分眾生平等利益也」等字，顯示該卷鈔寫年代為日本建久五年，相當中國的南宋紹熙五年(1194)。是卷亦未見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記載，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雖記此卷，然未詳其來源。¹⁰⁸

5.《□(使)者眷屬》一卷(版本項：日本建久六年(1195)寫卷子本／313.5.08871，表一編號29)：

是卷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得，僅存十四紙。經卷記不動金剛明王(又作不動明王、不動使者、不動尊、無動尊菩薩)身旁之眷屬使者，而不動明王座旁隨侍有八大童子。卷之前半述八大童子印言修練之法；後半述俱利迦羅龍王(不動明王之變相)故事。卷末有墨筆書「建久五年(1194)八月日清書了／老比丘興然記之／建久六年(1195)八月二十一日於高尾山以慈尊院／本申時許書之了一交了／寬紹本」。

是卷除楊氏「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朱方、「楊守敬印」白方印外，尚有楊守敬次子楊春元(學名必承，字德承，1862-1932)「楊德承印」白方；此外，另有「高

106 詳見林玉、董華鋒，〈四川博物院藏敦煌吐魯番寫經敘錄〉，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2013年9月26日。編號第15號(SCMD08688)及第27號(SCMD02406)，網址為：<http://www.xjass.com> (檢索日期：2015年12月10日)；其後該文刊載於《敦煌研究》，2013年2期，頁45-56。

107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現已被文化部列為國寶級文物。詳見「文物資產個案導覽」，網址為：<http://www.boch.gov.tw> (檢索日期：2015年12月10日)。

108 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184。

山寺」朱方、「張繼」朱方。¹⁰⁹此卷與前一卷同出於高山寺舊藏，很有可能是楊守敬赴日期間同時購得。該卷鈔寫完成年代為日本建久六年（1195），相當於南宋寧宗慶元元年（1195）。是卷未見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日）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雖記此卷，亦未詳其來源。¹¹⁰

表七

序號	表一 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統一編 號	版本項	書上是否有 楊守敬手書 題記	楊守敬入藏 前之日本舊 藏家訊息	楊守敬之後 的遞藏情況
①	11	史部－紀傳類 －總義之屬	諸史夷語解義 二卷1冊／ 201.8.01691	日本烏絲欄 鈔本	無	寺田盛業	楊守敬→張 繼→國立中 央圖書館
②	24	子部－釋家類 －經之屬	諸史夷語解義 二卷1冊／ 201.8.01691	日本古寫卷 子本	無	高山寺、寺 田盛業	楊守敬、 （次子）楊 德承→張繼 →國立中央 圖書館
③	25	子部－釋家類 －律之屬	根本說一切有 部毗奈耶頌存 一卷 1卷／ 313.2.08776	日本古寫卷 子本	無	無	楊守敬→張 繼→國立中 央圖書館
④	28	子部－釋家類 －印度撰述之 屬	金剛峯樓閣一 切瑜伽瑜祇經 存一卷1卷／ 313.4.08803	日本建久五 年（1194） 寫卷子本	無	高山寺	楊守敬→張 繼→國立中 央圖書館
⑤	29	子部－釋家類 －東土撰述之 屬	□（使）者眷 屬一卷1卷／ 313.5.08871	日本建久六 年（1195） 寫卷子本	無	高山寺	楊守敬、 （次子）楊 德承→張繼 →國立中央 圖書館

（六）楊守敬－沈曾植－國立中央圖書館

此外，楊守敬有 2 部 12 冊的藏書則是流入清末書法名家、文史大儒兼藏書家的沈曾植（1850-1922）之手。沈曾植，字子培，號巽齋，別號乙盦，晚號寐叟，自號遜齋居士，浙江嘉興人。清光緒六年（1880）進士，於學無所不窺，光緒

109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 III》，頁 195-196，敘明是經源流。另，文化部亦將其列為國寶級文物。

110 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 185。

二十四年（1898）丁憂離職，應張之洞之聘，至武昌兩湖書院主講史學。辛亥革命之後，歸隱上海，號其藏書樓為海日樓。其後，抗戰期間鄭振鐸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十二月致信給張壽鏞時，提到打算收購沈曾植「海日樓」的藏書，後來終分成四次，於三十年（1941）以 36,700 元為「文獻保存同志會」蒐購完成。¹¹¹ 最終入藏國立中央圖書館。此 2 部為表一編號 17 及 31 號，分述如下：

1.《許學士類證普濟本事方後集》十卷（版本項：日本影鈔宋建安余唐卿刊本／304.4.06161，表一編號 17）：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得。書中有楊守敬七十歲小像照片，顯見本書直至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之前，時楊守敬七十歲，仍在楊氏篋中，極可能直到隔年宣統元年（1909）以後才售出。¹¹²

書中除鈐「楊守敬印」白方、「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朱方、「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方等印記之外，另有「臣尚質」朱白方、「小島氏圖書記」朱長、「佞宋」朱文鼎形印、「江戶小島氏八世醫師」白方、「好寫留真」白長，以及「餘黎」朱方、「海日樓」白方、「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此外，從該書卷十末葉有墨筆題「弘化三年（1846）四月二日照宋槧本校讀一過」，下鈐「寶素堂所藏醫書之記」朱方，可知該書曾經日本江戶末期幕府醫官小島尚質（字學古，號寶素，通稱為喜庵、春庵，自稱觀棊生、佞宋道人，1797-1849）入藏。¹¹³ 後為楊守敬自東瀛購回，入藏多年後才又售予沈曾植。

2.《山谷詩集註》二十卷（版本項：日本古活字本／402.52.10272，表一編號 31）：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得。卷前扉葉同於前書，均有楊守敬七十歲小像照片，極可能此兩書係沈曾植同一時間購入，且售出時間不會早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

書中鈐「楊守敬印」白方、「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朱方、「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方、「飛青閣藏書印」白方，以及「海日樓」白方、「乙盦」朱方、「國立中央圖

111 詳見張錦郎，〈抗戰時期搶救陷區古籍諸說述評〉「表一：文獻保存同志會工作報告書藏書家部分」所列嘉興沈氏海日樓購藏時間及金額，頁 54-116。

112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 I》，頁 239-240。

113 有關小島尚質及其藏書研究，參見森鷗外，《小島寶素》，引自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高橋智，〈森鷗外「小嶋寶素」伝補〉，《藝文研究》，卷 65（1994.3），頁 355-378。另見日本茨城大學真柳誠，〈楊守敬之醫書校刊與江戶考證醫學家之文獻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6 卷 1 期（2008 秋），頁 75-132。

書館收藏」朱長。由於書上未有任何日本收藏家印記、批點註記，或者手跋，疑係楊守敬自日本坊肆購得。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雖著錄有一部朝鮮活字本《山谷詩注》二十卷，然該部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¹¹⁴並非此部。

楊氏回國後，珍藏多年後轉予沈曾植。然經查沈曾植《海日樓題跋》雖入藏多部北宋黃庭堅（1045-1105）的詩、文集刻本，諸如《山谷正集》、《山谷別集》、《山谷外集》、宋刻《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嘉靖本《山谷集》，以及元刻本《山谷刀筆》等，然國家圖書館的《山谷詩集註》與《許學士類證普濟本事方後集》兩書均未記載於《海日樓題跋》，¹¹⁵實難以判知何時自楊氏手中購藏。沈氏藏書於抗戰期間為鄭振鐸等人蒐購，終入國立中央圖書館。

表八

序號	表一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統一編號	版本項	書上是否有楊守敬手書題記	楊守敬入藏前之日本舊藏家訊息	楊守敬之後的遞藏情況
①	17	子部－醫家類－療法之屬	許學士類證普濟本事方後集十卷 1冊／ 304.4.06161	日本影鈔宋建安余唐卿刊本	無	小島尚質	楊守敬→沈曾植→國立中央圖書館
②	31	集部－別集類－宋遼金元之屬	山谷詩集註二十卷，首目一卷 11冊／ 402.52.10272	日本古活字本	無	無	楊守敬→沈曾植→國立中央圖書館

(七) 楊守敬－陳群－國立中央圖書館

楊守敬還有 2 部 5 冊藏書曾入藏汪偽政府陳群（1890-1945）的澤存書庫。陳群，字人鶴，福建閩侯人。早年赴日本留學，返國後，為孫中山先生所賞識。然於對日戰爭期間，投靠汪精衛（1883-1944），擔任偽政府內政部長。陳群任內政部長時，大肆搜藏善本，並在上海及南京均建有書庫，汪精衛為其取名為「澤存書庫」。抗戰勝利後，陳群聽聞日本投降，遂服毒自殺。其後，「澤存書庫」藏書先由教育部上海區接收委員會接收，再轉交國立中央圖書館，且由當時擔任特藏組主任

114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山谷詩集註》，書中鈐有「養安院藏書」朱長印，與楊跋所述相同，統編為故觀 007242-007256。

115 詳見（清）沈曾植，《海日樓題跋》（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的屈萬里（1907-1979）先生接收及清點工作。¹¹⁶此2部藏書，分別為表一編號22及32。

1.《草木子》四卷（版本項：日本寬文九年（清康熙八年，1669）刊本／308.07371，表一編號22）：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回。書中除鈐「楊守敬印」白方、「鄰蘇老人」朱方外，僅有「澤存書庫」朱方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¹¹⁷此外並無任何日本收藏家鈐印，當係楊守敬購自日本東京或京都街頭之坊肆。

由於陳群「澤存書庫」藏書，一部分為其私人蒐購而來，一部分則是各公、私收藏家，或者各地接收後轉送予陳群者。因此，楊守敬此書究竟如何流入陳群之手，恐難以追究源頭。

2.《真山民詩集》一卷（版本項：日本文化九年（1812）刊本／402.53.10759，表一編號32）：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回。書中除鈐「楊守敬印」白方、「鄰蘇老人」朱方外，另有「鳴鵝清玩」朱方、「澤存書庫」朱方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¹¹⁸其中，「鳴鵝清玩」為日本明治時期書畫收藏大家福田鳴鵝之收藏閒章，應係楊守敬於東瀛任公使隨員期間與此書畫收藏家往來而得獲此書。其後，又被陳群「澤存書庫」蒐藏，最終典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

表九

序號	表一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統一編號	版本項	書上是否有楊守敬手書題記	楊守敬入藏前之日本舊藏家訊息	楊守敬之後的遞藏情況
①	22	子部—雜家類	草木子四卷 4冊／ 308.07371	日本寬文九年（清康熙八年，1669）刊本	無	小島尚質	楊守敬→陳群→國立中央圖書館

116 汪精衛將陳群書庫取名為「澤存書庫」，乃源自《禮記·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以及屈萬里接收這批圖書之清點情況及貢獻。詳見劉兆祐，〈屈萬里先生之圖書文獻學〉，《國家圖書館館刊》，93卷2期（2004.12），頁1-25；另該文亦收錄於國立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6），頁1-25。

117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II》，頁180-181。

118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I》，頁460。

序號	表一 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統一編 號	版本項	書上是否有 楊守敬手書 題記	楊守敬入藏 前之日本舊 藏家訊息	楊守敬之後 的遞藏情況
②	32	集部一別集類 —宋遼金元之 屬—南宋	真山民詩集一 卷 1冊／ 402.53.10759	日本文化九 年（1812） 刊本	無	福田鳴鶴	楊守敬→陳 群→國立中 央圖書館

（八）楊守敬—其他—國立中央圖書館

楊守敬藏書，除了上述七種遞藏源流之外，另有幾部圖書的流傳過程目前尚有疑慮，或者難以確知舊藏家究為何人，遂暫歸於此項之下。這些藏書分別有表一編號：6、12、20、21、35，共5部44冊，列述如下：

1.《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版本項：日本安政三年（1856）覆宋刊本／106.12.00595，表一編號6）：

是書極可能楊守敬自日本購回，然是書無楊氏藏印，僅有「益田之印」朱方、「益田藏」朱長、「□意文」白長等印，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¹¹⁹「益田之印」及「益田藏」均係日人藏章，惟不詳何人。卷端序書眉上方有「光緒九年（1883）冬借日本祕閣古鈔本校，原本每行十二字，寬八分半，高裁尺六寸一分強，每紙十六行注夾行寫。」序下有朱筆「金澤文庫」。據（日）阿部隆一教授判讀，上述朱筆題字及書中每葉朱校應均出自楊守敬之手。¹²⁰視其題字云：「光緒九年（1883）冬」，時楊守敬擔任駐日公使黎庶昌隨員，身處東瀛，當有可能展閱此書，而留下校語等字。因此，在沒有明確證據顯示並非楊守敬藏書的情況下，故暫先列入楊氏藏書，仍待日後詳考。

2.《金薤琳琅》二十卷（版本項：舊鈔本／215.05104，表一編號12）：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回。書中除鈐「飛青閣藏書印」白方外，另有「王鴻緒印」白方、「備前河本氏藏書印」朱長、「古香齋圖書記」朱長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¹²¹

119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I》，頁159。

120 詳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頁174。

121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史部II》，頁376。

由於「備前河本氏藏書印」乃日本江戶時期備前（今岡山縣）地區的豪商及收藏家河本儼（字立軒，子恭，號望之，1748-1809）藏印，其設立「經誼堂」以收藏圖書。根據查找日本岡山縣立圖書館所藏一幅「河本立軒像」，右方所署時間「寬政庚申九月二十八日」，其中「寬政庚申（十二年）」相當於清嘉慶五年（1800），顯示河本立軒大約活動於此時。

此外，書上所鈐「王鴻緒印」，係清康熙朝史學家王鴻緒（字季友，號儼齋，又號橫雲山人，1645-1723），曾經參與編修《明史》。從時間先後看來，是書先為王鴻緒舊藏，後東渡至日本，為備前河本立軒購入，其後又為楊守敬赴日期間購得此本，攜回多年後可能流入坊肆，其後大抵亦為上海「文獻同志保存會」蒐購，終入國立中央圖書館。

3.《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版本項：明弘治十一年（1498）河南巡撫李瀚覆刊元嘉興路儒學本／308.06945，表一編號 20）：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回。書中有楊守敬七十歲小像照片，顯見本書極可能到宣統元年（1909）之後方售出。書中除鈐「楊守敬印」白方、「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朱方、「宜都楊氏藏書記」白方外，另有「石川氏藏書記」朱長、「賞顏齋寶藏子孫永保」朱方、「林氏圖書」白方、「高敷之印」白方、「九河」朱方、「帛之」白方，以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方。¹²² 其中，「石川氏藏書記」為日人藏書章，然不詳何人。其餘藏章亦經查考而無所獲，僅能得知本書為楊氏赴日所購，後為「文獻同志保存會」蒐購，而入國立中央圖書館。

4.《齊東野語》二十卷（版本項：日本鈔本／308.07351，表一編號 21）：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回。書中除鈐「楊守敬印」白方、「飛青閣藏書印」白方外，另有「伯兮所藏金石書畫記」朱方，以及「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長。¹²³ 至於本書所鈐「伯兮所藏金石書畫記」，不確知是否即為清宗室鑲白旗的盛昱（字伯希，又字伯熙、伯兮、伯羲，號韻蒔，1850-1900）藏書章，故目前該書遞藏源流亦僅能列入待查考。

5.《三蘇論策選粹》八卷（版本項：日本鈔本／403.4.14506，表一編號 35）：

122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II》，頁76。

123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II》，頁174。

是書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回。書中除鈐「楊守敬印」白方、「鄰蘇老人」朱方外，另有「源崇廣字業甫」朱方、「松山堂」朱方，以及「國立中央圖書館保管」朱方。¹²⁴ 其中「源崇廣字業甫」為日本江戶末期蝦夷松前藩（今北海道松前郡）的第十二代藩主松前崇廣（1829-1866）之藏書章。松前崇廣，字業甫，別名盈之助，號存齋、霞城、陽浦。

至於「松山堂」則很可能是日本明治時代（1868-1912）位於東京的書店名稱。若真如此，則可以推測本書最早為松前崇廣的舊藏，後流入民間，明治維新之際，適逢楊守敬赴日，遂於東京坊肆中購得。楊氏攜回後，其間流至何人之手，難以查考，僅知終為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

表十

序號	表一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統一編號	版本項	書上是否有楊守敬手書題記	楊守敬入藏前之日本舊藏家訊息	楊守敬之後的遞藏情況
①	6	經部－春秋類－左傳之屬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15冊／ 106.12.00595	日本安政三年（1856）覆宋刊本	無	無	
②	12	史部－金石類	金薤琳琅二十卷 8冊／ 215.05104	舊鈔本	無（《日本訪書志》有）	王鴻緒、日本備前河本氏（河本儼）	楊守敬→國立中央圖書館
③	20	子部－雜家類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8冊／ 308.06945	明弘治十一年（1498）河南巡撫李瀚覆刊元嘉興路儒學本	無	石川氏	楊守敬→藏印為「林氏藏書」（待考）→國立中央圖書館
④	21	子部－雜家類	齊東野語二十卷 5冊／ 308.07351	日本鈔本	無	無	楊守敬→疑為盛昱（藏印為「伯兮所藏金石書籍記」朱方）→國立中央圖書館

124 詳見「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IV》，頁173。

序號	表一 編號	四部類目	書名／統一編 號	版本項	書上是否有 楊守敬手書 題記	楊守敬入藏 前之日本舊 藏家訊息	楊守敬之後 的遞藏情況
⑤	35	集部－總集類 －氏族之屬	三蘇論策選粹 八卷 8冊／ 403.4.14506	日本鈔本	無	松前崇廣 (日本江戶 末期至明治 年間)	楊守敬→國 立中央圖書 館

四、結語

據上述整理結果，國家圖書館與楊守敬相關的舊藏圖書至少有 47 部 493 冊（含卷軸），然扣除楊氏個人著述、觀款書籍以及原書現未入藏該館者的 11 部 187 冊之外，共有 36 部 306 冊（含卷軸）為楊守敬的珍藏漢籍。這 36 部 306 冊（含卷軸）漢籍之中，僅有 5 部 33 冊非其赴日所得，其餘的 31 部 273 冊（含卷軸），俱為楊守敬自東瀛蒐訪購回，其比例約佔 86%，實不可謂少。

然而，此 31 部的楊氏舊藏，按其時間推算，並非楊氏過世後才流出，而是在其生前即已售出。根據書中所示訊息，此 31 部圖書之遞藏源流，雖然終如百川納海般歸入中央圖書館，然其過程曲折各異，且多有所據。因此，筆者將其分成 7 條的遞傳路線，以及最末 1 條的其他情況。此 7 條遞傳路線，前 3 條的轉售路徑雖有不同，然終為張氏適園所收，其後又於抗戰期間隨著適園整批善本，售予「文獻保存同志會」，合計有 16 部 188 冊，可謂數量最多，亦最可觀的一批圖書。今日若以國家圖書館的蒐藏立場視之，或許此 3 條路徑應合併為同一條路線；然而對楊守敬而言，當初轉售藏書的對象及心情，是面對著下一個的收藏者，不論藏家為誰，蒐購目的為何，唯一不變的楊守敬身處家境困窘而不得已賣書的情況下，將書籍轉手他人的矛盾與不捨。本文便是冀能從楊守敬的角度出發，代其追尋及探索昔日藏書之後的下落與歸處。

透過此一爬梳及分析之後，國家圖書館入藏楊守敬舊藏圖書的遞藏源流遂如剝繭抽絲般，清晰可尋。在楊守敬赴日蒐購漢籍之前，哪些是曾經觸手過的日本舊藏家；以及楊氏回國之後，又轉手售予哪些藏書家，日後曾歷何人之手，其前因與後果，逐一顯現昔日軌跡。然而，筆者在整理楊守敬圖書的遞藏過程之中，亦驚訝於楊守敬回國後，不但將其自東瀛訪回的《周易》、《古文尚書》、《禮記》、《毛詩》、《春秋經傳集解》、《新撰字鏡》及《篆隸萬象名義》等書影抄多部，且一再重書

「題識」（底本及影抄本現今分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地），其中除了本文所提「預期售書」的緣故之外，或另有其他原因，惟此次受限於文章篇幅之故，期能留待日後另文探究。

〔後記〕本文係執行104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觀海堂經部圖書之版本研究Ⅱ」（MOST 104-2410-H-136-005）研究成果之一。期間，筆者曾赴上海圖書館進行移地研究，一方面在此感謝北京清華大學劉薈教授，以及上海圖書館黃顯功主任、梁穎研究員的協助；另一方面，筆者在檢視楊守敬藏書影像時，發現楊氏鄰蘇園抄本《古文尚書》正文前有清末民初藏書家葉景葵（1874-1949）手書題跋，敘述該書乃於庚辛（民國九年，1920）購入清末大臣黃紹箕（字仲弢，1854-1908）藏書。其後，葉氏又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在上海看到「黃氏集存時賢墨札」內有楊守敬寫給黃紹箕的書札，遂購入並將該書札黏附書前扉葉。該札內容如下：「仲弢學士大人閣下，得示體恙，守敬亦因感受風濕，未能趨覆。前代抄《古文尚書》，所費不多，即此本贈，無庸給貲也。此復即頌，著安不莊。守敬頓首」。筆者見楊守敬此札所示，內心甚喜，係因該札揭露兩個重要訊息：第一，楊氏將赴日攜回之《古文尚書》，回國後覆抄，並將覆抄本贈予黃紹箕，其後為葉景葵所購，最終入藏上海圖書館，其流傳有緒。第二，該《古文尚書》覆抄本雖言贈予，然視楊氏語氣，似為黃紹箕原欲購之，而楊氏認為「所費不多，無庸給貲」，可見當時楊氏除了售書之外，尚有贈書情況。此一發現當可視為文末補充。另外，本文受益於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所提出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謹申謝忱。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秦) 呂不韋撰，《呂氏春秋》，明弘治十一年（1498）河南巡撫李瀚覆刊元嘉興路儒學本，國家圖書館藏。
- (漢) 孔安國傳，《古文尚書》，影鈔日本藏古寫本，國家圖書館藏。
- (漢) 毛亨傳，《毛詩》，日本室町間釋宗訓鈔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漢) 毛亨傳，《毛詩》，清光緒壬辰（十八年，1892）宜都楊氏傳鈔日本古寫本，國家圖書館藏。
- (漢) 鄭玄注，《禮記》，影寫日本古鈔本，國家圖書館藏。
- (漢) 張機撰，《傷寒論》，日本鈔本，國家圖書館藏。
- (三國) 王弼注，《周易註》，日本室町時期鈔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三國) 王弼注，《周易》，影鈔日本藏古寫本，國家圖書館藏。
- (晉) 杜預撰，《春秋經傳集解》，清光緒壬午（八年，1882）宜都楊氏影鈔日本金澤文庫藏古卷子本，國家圖書館藏。
- (晉) 杜預撰，《春秋經傳集解》，清光緒間楊守敬影鈔日本金澤文庫藏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晉) 杜預撰，《春秋經傳集解》，日本安政三年（1856）覆宋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晉) 杜預注，《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元覆南宋劉叔剛刊明正德六年修補本，國家圖書館藏。
- (晉) 郭璞注，《山海經》，明嘉靖間長洲黃省曾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後魏) 酈道元注、(清) 楊守敬疏，《水經注疏》，著者手定底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 (唐) 釋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日本古寫卷子本，國家圖書館藏。
- (唐) 釋金剛智譯，《金剛峯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日本建久五年（1194）寫卷子本，國家圖書館藏。
- (唐) 王冰註，《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明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武陵顧從德覆宋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唐) 張說，《張說之文集》，明烏絲欄鈔本，國家圖書館藏。
- (唐) 白居易撰、(宋) 孔傳續，《唐宋孔白六帖》，南宋建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王惟一撰，《新刊補註銅人腧穴鍼灸圖經》，元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許叔微撰，《許學士類證普濟本事方後集》，日本影鈔宋建安余唐卿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寇宗奭撰，《本草衍義》，元覆刊宋宣和元年（1119）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唐慎微撰，《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元大德壬寅（六年，1302）宗文書院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蘇洵、蘇軾、蘇轍撰，《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宋紹興末饒州董氏集古堂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歐陽修撰，《五代史記》，南宋初刊宋修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不著撰人，《新編婚禮備用月老新書》，南宋末年建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法賢譯，《佛說最上秘密那拏天經》，日本古寫卷子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釋普濟撰，《五燈會元》，宋寶祐元年（1253）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陳自明撰，《新刊婦人良方補遺大全》，明天順八年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不著撰人，《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南宋刊思溪藏經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黃庭堅撰、(宋) 任淵註，《山谷詩集注》，明朝鮮覆刊宋紹定壬辰（五年，1232）延平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黃庭堅撰、(宋) 任淵註，《山谷詩集註》，日本古活字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真山民撰，《真山民詩集》，日本文化九年（1812）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宋) 周密撰，《齊東野語》，日本鈔本，國家圖書館藏。
- (明) 葉子奇撰，《草木子》，日本寬文九年（清康熙八年，1669）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明) 宋濂撰，《補抄宋學士集》，清康熙間（1662-1722）鈔本，國家圖書館藏。
- (明) 王樞登撰，《謀野集》，傳鈔明江陰郁氏玉樹堂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明) 陳士元撰，《諸史夷語解義》，日本烏絲欄鈔本，國家圖書館藏。
- (明) 都穆撰，《金薤琳琅》，舊鈔本，國家圖書館藏。
- (清) 楊守敬、饒敦秩同撰，《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清宣統元年（1909）宜都楊氏刊朱墨套印本，國家圖書館藏。
- (清) 楊守敬撰，《望堂金石初集、二集》，清同治至宣統間宜都楊氏飛青閣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清) 楊守敬編，《留真譜初編》，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宜都楊氏刊本，國家圖書館藏。
- (清) 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江蘇：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90。
- (清)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冊 8，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
- (清) 張鈞衡，《適園藏書志》，收入《書目續編》，冊 35，臺北：廣文書局，1968。
- (清) 張乃熊，《蒞圃善本書目》，收入《書目三編》，冊 11，臺北：廣文書局，1969。
- (清) 繆荃孫，《藝風堂藏書記·續記》，臺北：廣文書局，1967。

- (清)沈曾植,《海日樓題跋》,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 不著撰人,《□(使)者眷屬》,日本建久六年(1195)寫卷子本,國家圖書館藏。
- 不著編人,《三蘇論策選粹》,日本鈔本,國家圖書館藏。
- 釋昌住撰,《新撰字鏡》,日本安政乙卯(二年)傳錄天治年間鈔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釋昌住撰,《新撰字鏡》,日本明治初影寫天治元年鈔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釋昌住撰,《新撰字鏡》,清光緒壬午(八年,1882)宜都楊氏影寫日本天治元年(1124)鈔本,國家圖書館藏。
- 釋空海撰,《篆隸萬象名義》,影寫日本永久二年(1114)鈔本,國家圖書館藏。
- 釋信瑞撰,《淨土三部經音義集》,日本鈔本,國家圖書館藏。
- 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臺北:廣文書局,1981。

近代論著

- 方國璇,〈抗戰期間古籍搶救與古書業——以鄭振鐸與書賈間相關活動為探討重點〉,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王重民,《日本訪書志補》,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冊8,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
- 王國良,〈周懋琦之著述與藏書考略〉,收入陳益源主編,《周懋琦、祀典興濟宮與保生大帝信仰》,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2013,頁19-29。
- 朱葆華,《原本《玉篇》文字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 何澄一,《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1932。
- 吳哲夫,〈楊守敬與觀海堂藏書〉,《故宮文物月刊》,73期,1989年4月,頁118-123。
- 宋兆霖,〈松坡圖書館發展始末〉,《故宮文物月刊》,357期,2012年12月,頁120-128。
- 宋建成,〈國家圖書館歷史沿革之探析〉,《國家圖書館館刊》,100卷2期,2011年12月,頁1-29。
- 沈津,〈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86卷1期,1997年6月,頁95-115。
-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
- 昌彼得,《蟬菴論著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
- 林玉、董華鋒,〈四川博物院藏敦煌吐魯番寫經敘錄〉,《敦煌研究》,2013年2期,頁45-56。
- 林申清,《日本藏書印鑒》,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 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87卷1期,1998年1月,頁1-22。
- 林靜慧,〈國家圖書館舊藏張氏適園藏書研究〉,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0。

俞小明，〈善本留真·古籍復刻系列二：嘉定本《註東坡先生詩》復刻始末〉，《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78期，2013年10月，頁14-24。

胡吉宣，〈唐寫原本《玉篇》之研究〉，《文獻》，1982年11期，頁179-186。

胡旭民、李偉國，〈原本《玉篇》的發現與傳抄時代〉，《辭書研究》，1984年6期，頁129-135。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編，《1940-1941 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臺北：國家圖書館，2013。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臺北：國家圖書館，1996。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史部》，臺北：國家圖書館，1997。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臺北：國家圖書館，1998。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臺北：國家圖書館，1999。

常耀華，〈《玉篇》版本源流考述〉，《平頂山師專學報》，1994年1期，頁90-92。

張圍東、黃文德、阮靜玲、唐申蓉、宋美珍、陳麗玲，〈國家圖書館珍藏宋版史部古籍遞藏源流〉，103年度國家圖書館自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張錦郎，〈抗戰時期搶救陷區古籍諸說述評〉，《佛教圖書館館刊》，57期，2013年2月，頁54-116。

許媛婷，〈清末中日文人對影鈔及覆刊漢籍的主張——以楊守敬《古逸叢書》成書過程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7卷4期，2010年夏季，頁121-156。

許媛婷，〈楊守敬東瀛訪書及其蒐書成果——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觀海堂小學類藏書為探討對象〉，《故宮學術季刊》，31卷1期，2013年秋季，頁149-192。

許媛婷，〈鄰蘇觀海——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策展經緯〉，《故宮文物月刊》，376期，2014年7月，頁4-15。

湖北省博物館編，《鄰蘇園藏書目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黃文德、張圍東、宋美珍、陳麗玲、唐申蓉，〈胡適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之關係〉，102年度國家圖書館自行研究成果報告。

黃庭霽，〈張乃熊藏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

趙琮誠，〈張鈞衡《適園藏書志》研究〉，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籍文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劉兆祐，〈屈萬里先生之圖書文獻學〉，《國家圖書館館刊》，93卷2期，2004年12月，頁1-25。

盧錦堂，〈抗戰時期香港方面暨馮平山圖書館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善本

- 古籍初探》，《國家圖書館館刊》，92卷2期，2003年10月，頁125-146。
- 盧錦堂，〈詩情書意：《黃帝內經素問》、《黃帝內經太素》——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雜詠之六〉，《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44期，2010年12月，頁31-32。
- 盧錦堂，〈抗戰期間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散出古籍相關工作報告書之一考察〉，收入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主編，《第一屆東亞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出版社，2010，頁133-146。
- 嚴紹盪，《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
- 蘇芃，〈原本《玉篇》殘卷國內影印本述評〉，《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年4期，頁51-54。
-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
- 顧立仁、阮靜玲，〈國家圖書館古籍蒐購與鄭振鐸〉，《國家圖書館館刊》，99卷2期，2010年12月，頁129-165。
- 岡井慎吾，《玉篇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33。
- 宮內省圖書寮編，《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
- 宮內廳書陵部編，《圖書寮典籍解題・漢籍篇》，東京：宮內廳書陵部，1960。
- 石井万紀子，〈天治本新撰字鏡と法隆寺一切經の書誌学的研究〉，《樟蔭国文学》，28號，1991年3月，頁71-96。
- 池田証寿，〈篆隸万象名義データベースについて〉，《國語學》，178集，1994年9月，頁57-65。
- 高田時雄，〈篆隸萬象名義解說〉，收入密教文化研究所編，《定本弘法大師全集9》，和歌山：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1995。
- 高橋智，〈森鷗外「小嶋宝素」伝補〉，《藝文研究》，1994。
- 真柳誠，〈北京圖書館所藏《太素》珍奇史料揭秘〉，收入錢超塵主編，《黃帝內經太素研究大成》，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頁128-139。
- 真柳誠，〈楊守敬之醫書校刊與江戶考證醫學家之文獻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6卷1期，2008秋季，頁75-132。
- 真柳誠、郭秀梅譯，〈觀海堂醫藥古籍中所見小島家寶素堂本〉，《故宮文物月刊》，376期，2014年7月，頁36-44。
- 朴現圭，《臺灣公藏韓國古書籍聯合書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 「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網址為：<http://rbook2.ncl.edu.tw>，檢索日期：2015年11月28日。
- 「國寶・重要文化財—世界遺產梅尾山高山寺公式ホームページ」，網址為：<http://kosanji.com/>，檢索日期：2015年12月4日。

Tracing the Books Purchased by Yang Shoujing in Japan: Hold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Hsu, Yuan-ting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In Taiwan, the study of books acquired by the late Qing bibliophile Yang Shoujing has not only provided a general overview of his contributions to book collecting overall, but also mainly focused on investigating his books that made their way into the current holdings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However, relatively little discussion involved his books that ended up in other library collections. Although scholars earlier studied twenty or so books collected by Yang Shoujing now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 reexamination by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actually at least 47 of his books there. Excluding the books that he wrote about or inscribed and the ones that did not officially enter his collection, there are still 36 books that were once in Yang's possession, and 86 percent of them (31 titles) were acquired by him in Japan. Since Yang Shoujing had sold these books to other bibliophiles while still alive, the trajectory of their circulation followed different routes, finally ending with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s a complete review of the books from Yang Shoujing now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d examines the route they took before entering its collection. In the process, it has even been discovered that Yang had "multiple copies of the same book," a previously little-known phenomenon with regard to his collection.

Keywords: Yang Shouji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ook collecting in Japan, collection sources, late Qing bibliophiles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1-1 國家圖書館藏本《新編婚禮備用月老新書》，南宋末年建刊本，取自「世界數字圖書館」網頁。



圖1-2 《新編婚禮備用月老新書》書前箋條下方有「宋槧本季滄葦藏／癸亥春日數祖齋收」，其中癸亥為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旁為清光緒乙未（二十一年，1895）葉德輝觀款。



圖1-3 該書扉葉自右而左，分別為清光緒丙戌（十二年，1886）四月宜都楊守敬觀款、己丑（十五年，1889）正月葉昌熾觀款，以及十五年八月江標的篆體朱筆題跋。



圖1-4 該書目錄首葉，鈐上諸多藏書家之藏印。其中居中的「鄰蘇老人」白方印為楊守敬個人藏印。該印呈現本書雖未經楊氏入藏，然在書上仍鈐有觀款印記的現象。



圖2-1 國家圖書館藏本《本草衍義》，元覆刊宋宣和元年本，取自「世界數字圖書館」網頁。



圖2-2 《本草衍義》卷前扉葉鈐印，由上而下分別為「森氏閣萬冊府之記」朱長印、「勝鹿文庫」朱長印，以及「松本氏圖書印」。



圖2-3 《本草衍義》卷前有楊守敬手書題跋，敘其版本源流。



圖2-4 該跋其間有「嘗以質之森立之，立之云：此書全編藥名次第，全與唐蘇敬新修本草相符（日本現存蘇敬本草十卷，余已得其影抄本），寇氏蓋以證類本草分門增藥為非，是因就新脩而作衍義也（然則掌氏、蘇氏之書，與新脩本草義例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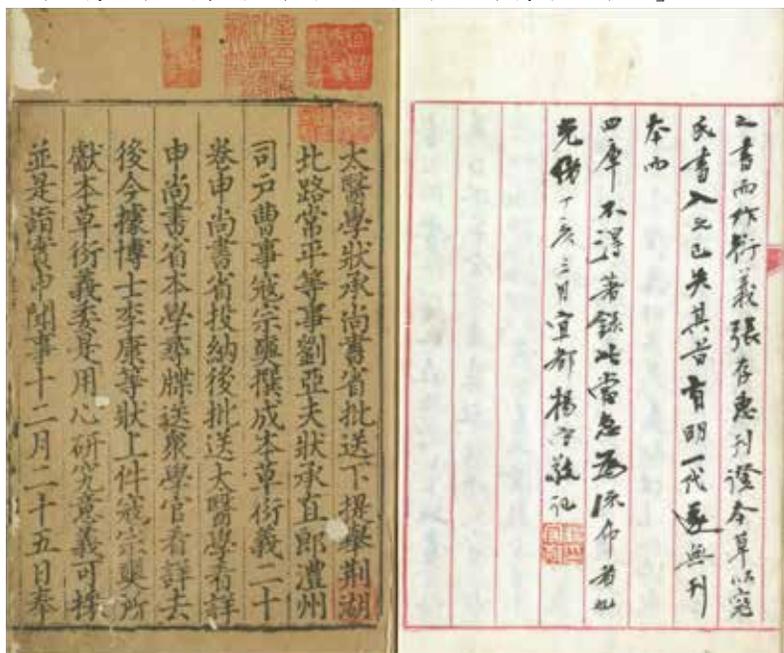


圖2-5 楊氏手跋末署「光緒丁亥（十三年，1887）三月宜都楊守敬記」。



圖3-1 國家圖書館藏本《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元大德六年（1302）宗文書院刊本，取自「世界數字圖書館」網頁。該書卷前扉葉貼有楊守敬七十歲小像照片。



圖3-2 《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序前扉葉有民國二年（1913）五月楊守敬手書題跋，云該書為南宋刊本。然之後經張鈞衡判定應為元大德宗文書院刊本，而非南宋刊本。



圖4-1 國家圖書館藏本《新刊補註鋼人膾穴鍼灸圖經》，元刊本，取自「世界數字圖書館」網頁。



圖4-2 〈新刊補註鋼人膾穴鍼灸圖經序〉首葉下方鈐有安徽貴池著名收藏家劉世珩藏印「世珩珍藏」白方，一旁兩方小墨印為其子劉之泗藏印「劉之泗」、「公魯」，顯見為劉世珩過世之後才鈐上之印。



圖5-1 國家圖書館藏本《五代史記》，南宋初刊宋修本，取自「世界數字圖書館」網頁。序文首葉鈐有日本下毛野「古家館」白長印，以及楊守敬、繆荃孫、劉世珩等人藏印。其中上方有一「宋本」朱長印，極可能為劉世珩所刻。



圖5-2 《五代史記》卷端首葉鈐有多位藏書家鈐印，顯示該書先後歷經楊守敬、繆荃孫、費念慈、劉世珩入藏，最後歸於國立中央圖書館。